明末清初裁節驛費史事研究

蘇　同　炳

明崇禎年間，由於兵餉不繼，明朝政府曾有裁節驛費之舉。其結果是使許多平素仰賴驛糈爲生的驛卒失去了生活的憑藉，卒致流落爲盜，助長了流寇之禍的聲勢與氣燄。其前後情形，李光濤先生已曾撰爲明季驛卒與流賊一文，今不多贅。

本所所藏內閣大庫檔案，近經分類整理，在順治年的驛遞檔案中，也發現了裁節驛費的史事。兩個不同的朝代都曾有過類似的舉措，而所得的結果並不相同（順治年的裁節驛費案並未因此而造成類似崇禎年的不良後果），這其間便大有問題存在，值得我們研究推敲。

清初的驛遞制度，大體沿襲明制。由於制度昉自明代，而在實施裁節時的社會背景又大體與明末相同，所以頗便於二者之間的對比研究。但在論述明末裁節驛費史事時，不能不追溯其制度之由來及其演變。所以本文首須敍述一條鞭法實施前後的明代驛遞制度，繼述驛遞經費之來源及裁節對象，然後就明末清初的裁節驛費史事互爲對比研究。依據此一構想，本文分爲如下各節：

第一節　一條鞭法實施前後的明代驛遞制度

第二節　崇禎裁驛

㈠ 崇禎三年的裁節驛費案　　㈡ 驛站經費

㈢ 不列在額編站銀內的驛費支出——里甲走遞夫馬銀兩

㈣ 裁扣夫馬工食的不良後果及擾驛之害

㈤ 協濟制度所暴露的缺點

㈥ 崇禎十二年的裁節驛費案

第三節　清初驛遞情況及裁節驛費史事

㈠ 對驛站困難的諸種改善措施

㈡ 物價·工資·及經費情況

㈢ 裁僻濟衝　　㈣ 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

第四節 得失比較

第一節 一條鞭法實施前後的明代驛遞制度

明代的驛遞制度，最初完全是一種僉派人民義務承當的力役。續文獻通考卷十六記云：

> 洪武元年正月，置各處水馬站、遞運所、急遞舖。凡陸站六十里或八十里，專遞送使客、飛報軍情、轉送軍需。衝要處設馬八十匹、六十匹，其餘依次遞減，皆驗民戶田糧出備。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糧數不及者許衆戶合併。設官一人掌之。水驛設船二十隻及五隻不等，每船水夫十人，於民糧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水遞運所每船水手十三人至十人不等，皆選民糧五石以下者充之。陸遞運所大車載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頭，小車載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頭，選民糧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並許合併。

由於各府州縣路途有衝僻，地方有貧富，故又定有協濟之法，與僉派並行。其法爲設置驛站處所的州縣，如係衝途大驛，其額需車船夫馬，除由本地僉派外，並酌視附近未設驛站或地簡而費少的州縣，共同僉派民戶，協力出夫承當。如萬曆湖廣總志卷26徭役，武昌府驛傳項下云：

> 紅船二十九隻，除黃州府協編十九隻七分外，本府編九隻三分，每隻夫十四名，共夫一百二十九名。

其下小註云：

> 派興國州一隻零夫三名半，江夏縣二隻零夫十名，武昌縣一隻零夫二名，大冶縣二隻零夫一名半，蒲圻縣夫一名，咸寧縣一隻零夫一名，崇陽縣夫十二名。

又驛馬項下云，各驛上中下馬共230匹，分配將臺驛50匹，其餘分配山陂、東湖、咸寧、鳳山、官塘、港口等六驛各30匹。僉派情形如下：

> 派興國州上中下馬五十六匹頭，江夏縣馬四十八匹，武昌縣馬三十匹，大冶縣馬二十六匹，咸寧縣中馬十六匹，蒲圻縣中馬二十五匹，嘉魚縣中馬六匹，通

城縣中馬十二匹，崇陽縣中馬五匹，通山縣中馬六匹。

僉派既定，各州縣照此數造入賦役全書，審編當地民戶納糧合於規定數目者，責令出備當差。爲了平均負擔起見，又規定十歲審編丁糧一次，以爲決定重新審驗僉派的依據。但行之既久，而流弊滋多，「遞軍驛夫充役者轉遞往復，久不得代，船壞馬斃，則易買補償，雖巨室甲戶亦憚其役，往往富者以賄免而貧者愈困。」（註一）當時與驛遞同爲民累的差徭，尙有均徭內的銀、力二差，與里甲雜辦。銀差照例屬於各上司衙門所僉派的書手門丁之類，祇須照額納銀；力差則是本地方的皂隸門丁機兵弓兵齋夫膳夫庫子斗級之類，必須親身供役，而其中尙有賠墊。清刋本山西趙城縣志卷四徭役，有修志人李升階論前明徭役之害的一段話，說：

> 余前任浙江山陰，見通志中陳善言曰：徭法有銀力二差，銀差號輕省，民猶病之，力差素稱煩艱，尤以耳房、架閣、舖陳、三庫子，斗級、館夫、應捕、巡鹽諸役爲甚。初設耳房，俾司贓罰，祇值謹愿，無侵削卽職擧矣。後當不時之給，往往令以己資辦具，人稍不堪累，然終償之，未甚也。再後所辦皆不償，始大困。而尙可言者，以所責辦皆公家大計，不濫用，猶有紀極也。至其末流，不問公私，有求輒取，若左藏然，欲無罄資產得乎？架閣所職者圖籍，亦易辦也。有司以易辦，故令任茶房油燭火炬。其始惟供長吏每夕燭十枚、炬數秉，日煮香茗數罌，投以棗果足矣。既而凡役縣中者皆取給焉，供之家一，而資焉之家百，奈何其不貧且困乎？有恡惜者，或拒不予，則風其燭，倒其炬，汙濁其茶品，而役者且以不治見罰，上之人烏從知之？舖陳供使往來，役本叢雜，兼以世習日華，人情取悅，衾綢枕簟，緣飾文采，窮極靡麗，皆民膏血，一不當可，掠治殆遍。凡若此者，不可勝紀。……

萬曆順德縣志卷三賦役志論此，以爲此卽是「宋之衙前，呂中所謂陷失責之償，費用責之供也」，名義上所當丁糧不過銀數兩，而所費每至百餘兩或二三百兩。至於里甲雜辦，則素爲地方有司一切需用物品的取給之所。明代制度，各州縣民戶皆編爲里甲，輪年直供，「給不能什一，而供者或什百。」（註二）「窮鄉小民，不至官府，傭人代直，日銀一兩，少八九錢。其有定班科銀，名爲雜用，有司或乾沒之。里甲大

（註一）續文獻通考卷十六（註二）明史卷七十八

苦。」(註一)故各地人民，不苦賦而苦役。蓋賦則輕而有定額，役則款目多而時有變更，吏胥復乘機作奸射利，放大戶而勾單小，簸弄上下。柳子厚所謂「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有富之實，無富之名。貧者無資以求于吏，有貧之實，無貧之名」(註二)者，復見於明代矣。由於徭役的僉派不均，官吏的需索太濫，故窮氓下戶的負擔遂極重。驛遞等項差徭爲民之害如此，地方良有司軫恤民瘼，惻然思有所以拯救之，於是遂有種種的改革措施。屬於均徭及里甲方面的，有所謂十段錦、均平法；屬於驛遞方面的，有派銀雇役之法。最後則有總括一切差徭，隨丁糧一總派銀雇役的一條鞭法。

均役及里甲方面的改革措施，因與本文無關，不贅。這裡只敍述驛遞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

續文獻通考卷十六所記明初設立驛站時的定制，各處驛站額設的夫馬船隻，「皆驗民戶田糧出備」。這種早年所定的舊規，在較早的明代志書中猶可查見。如嘉靖三年刋行的薊州志卷四徭役一章，記薊州所屬各縣在驛傳項下應行出辦的力役數目說：

平谷縣

上馬夫　遵化驛一名，石門鎭驛一名，每名該糧三百五十石。

中馬夫　石門鎭驛一名，每名該糧二百五十石。永濟驛一名，每名該糧二百二十五石。

下馬夫　石門鎭驛一名，每名該糧二百二十五石。

驢　夫　漁陽驛、三河驛各五名，潞河驛二名，會同館一名，每名該糧五十石。

遵化縣

……

但在以後刋行的各地志書中，驛傳項下的記載方式都有了顯著的改變。如嘉靖潁州志驛傳項下云：

嘉靖十五年派編協濟各驛馬騾水扛夫工食共銀三千兩，二十五年添編銀五百八十四兩六錢七分。

睢陽驛　上馬五匹，每匹銀四十二兩。中馬二匹，每匹銀三十八兩。下馬一

(註一)順德縣志卷三賦役志(註二)萬曆東昌府志卷十二戶役志引語

匹，銀三十五兩三錢三分。共銀三百二十一兩三錢三分。

百善道驛　中馬三匹，每匹銀三十八兩。騾十二頭，每頭銀三十二兩。共銀四百九十八兩。

……

又隆慶四年刊本豐潤縣志卷六食貨志：

本縣義豐驛上馬二匹，本縣一匹，香河縣協濟一匹，每匹編糧三百五十石，每石折銀五錢。中馬六匹，本縣二匹，香河縣協濟四匹，每匹編糧三百石，每石折銀五錢。下馬十六匹，本縣六匹，香河縣協濟四匹，東安縣協濟六匹，每匹編糧二百五十石，每石折銀五錢。騾十九頭，本縣四頭，香河縣協濟四頭，東安縣協濟十一頭，每頭編糧二百石，每石折銀五錢。驢十四頭，本縣二頭，香河縣協濟一頭，東安縣協濟十一頭，每頭編糧五十石，每石折銀五錢。

由糧僉改爲折銀，又將所折銀數均攤于納糧地畝責令照額出辦，其轉變的時間大概卽在嘉靖初年。萬曆順德縣志卷三賦役志驛傳，有關于此事的記載，說：

舊驛額設夫頭若干人，凡夫頭一人編糧七十石或八十石，視驛繁簡，計糧朋編，十年而更及。廩給庫子皆身執役事，供億浩繁。無論符驗有無，誅索無藝，傾蕩生產，十人八九。嘉靖六年，御史蘇恩議官雇法，尙未畫一。十四年，御史戴璟通計各驛一年之費，照糧派銀，隨糧帶征解府，按季給驛供應，其羨以待次年。民免賠償，幸甚。

又嘉靖三十七年刊本龍巖縣志卷二民物志云：

國朝洪武間，縣左設公館。初編夫首二十名，漸增至四十名，每名抽編米一石。……嘉靖十二年，改上館爲適中驛，割縣夫首三十九名暫當，縣館止留一名，供應貽累里甲，公私俱病。嘉靖三十七年罷夫首，苗糧每石帶辦驛傳銀一錢二分，僉擧夫保，供應夫廩，謂之官當。

驛遞制度之由僉派改爲隨糧徵銀，官爲雇夫代役，是卽後來一條鞭法的權輿。這裡所擧，雖然只是廣東福建二地的情形，事實上正是一般大勢所趨，各地大概都有這種情況。因爲嘉靖中葉以後所刊行的各地志書，都有所謂「站銀」的新名詞，在糧僉派役之時，事實上根本不可能有站銀之說。而所謂站銀，卽是將舊時出辦驛差的地畝按糧

折銀，由官府徵收雇役當差的意思，應該並無疑義。

明代的驛遞制度，由僉派改爲徵銀，在制度的改革上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至一條鞭法實施，這種改革措施更被正式加以確定。至此，我們需要將一條鞭法的實施情形及其內容要點附帶一述。

一條鞭法的創始人，據說是龐尙鵬。松江府志說：「嘉靖四十年，龐公尙鵬作一條鞭法，最稱簡便。」龐尙鵬，明史卷 227 有傳。傳中說他於嘉靖間巡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續文獻通考卷十六記一條鞭法的大概內容說：

> 一條鞭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力役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爲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贍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供方物，悉併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

一條鞭法的好處，是將當時的徭役制度以折銀代役的辦法併入額征糧賦之內加以簡化。「凡里甲均徭，通計十歲所總存留起運爲額，應募應加者增其數，不輪甲，通一縣共徵之。帖下民戶，備載十歲諸色課程糧稅徭役所應納之數於上，歲分六限，凡上納完輸與給募，皆官自支撥，募人不親至民戶。」（註一）人民只要照政府所規定的數目依時繳清包括賦役二者的條鞭銀兩，便可以「閉戶而臥，無復叫呼之吏。」（註二）「自是民悉輸錢于官，官盡雇役於民，民卽老死勿自役於官。」（註三）但此法雖經龐尙鵬的巧妙設計而且行之有效，各地官府，似乎並無人加以倣傚。江西通志卷 83 引舊志的記載說，當時徐階爲大學士，曾諷示地方大吏加意推行，「顧薄海無有應之者。」至隆慶二年，劉光濟爲江西巡撫，徐諭劉試行條鞭法。是年三月，訂定南昌新建二縣的條鞭法。翌年，又通編於全省七十餘縣。明史卷78所謂條鞭法在「嘉隆間屢行屢止，至萬曆九年乃盡行之」之說，當卽指此而言。自此以後，條鞭法始正式取代了當時僉糧僉丁的力役制度，而以納銀代替。湖廣總志纂於萬曆十九年，其時已行條鞭之法。故武昌府的驛傳項下，各州縣所派定的船、馬、夫數之後，均註明應納銀數，以爲各州縣的派徵準則。爲了明瞭一條鞭法實施以後當時人民在徭編項下出辦條鞭銀兩的項款數目，以資參考起見，今特將湖廣總志卷26武昌府屬額編徭役及經費製表如下：

（註一）江西通志卷83引江西大志　（註二）同註一　（註三）江西通志卷83引舊志

附表一　湖廣總志卷26武昌府屬各縣徭編項目明細表（單價：銀每兩）

類別	項目	銀數			用途	分配																							
						江夏縣		武昌縣		咸寧縣		蒲圻縣		崇陽縣		嘉魚縣		通城縣		興國州		大冶縣		通山縣	
		單位	單價	合計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單位	銀數
均	柴薪	140	12.00	1,680.00	楚府各官34名　本府27名　各州縣78名	11	132.00	26	312.00	6	72.00	15	180.00	7	84.00	5	60.00	11	132.00	30	360.00	22	264.00	7	84.00
	馬夫	390	4.00	1,560.00	本府80名　各州縣 310名	50	200.00	50	200.00	20	80.00	40	160.00	30	120.00	20	80.00	50	200.00	70	280.00	40	160.00	20	80.00
	門子	208	不等	1,110.00	兩院12名　總兵府1名 布政司21名　按察司23名　本府15名　各州縣 136 名	80.5又七個月18日	499.60	19	84.00	15	60.00	13	58.80	14又六個月20天	76.00	11	45.00	11	49.20	12	55.20	15又三個月10日	78.20	又三個月18日	91.40
	皂隸	492	不等	3,169.60	撫院28名　總兵府6名 布政司道65名　按察司道61名　本府56名　各州縣248名	118	746.40	42	260.00	25	156.40	47	298.00	33	209.20	18	106.00	36又一個月10日	229.20	92又十月20日	604.40	65	424.00	22	134.80
	庫子	52	不等	913.80	布政司8名　本府8名　各州縣並儒學祭器共36名	6	172.00	6	70.00	4	75.80	6	96.40	4	50.80	3	64.00	3	64.00	12	186.00	5	70.80	3	64.00
	各驛支應庫子	181.3	不等	6,465.94		23	884.34	18.5	688.00	9	278.00	30	1,184.64	9	280.00	6	180.00			45又協濟	1,604.00 16.00	27.5	1,007.00	10	340.00
	舖陳庫子	4	10.80	43.20	夏口驛4名	4	43.20																		
	館夫	58	不等	628.00		22	280.00			6	52 00	6	60.00			6	48.00			13又協濟	126.00 4.00	7	62.00		
	禁子	96	不等	1,127.40	布政司5名　按察司3名　本府34名　各州縣54名	12	216.00	16	151.40	9	98.00	13	162.00	8	88.00	4	40.00	5	50.00	14	148.00	11	122.00	7	76.00
	斗級	70	不等	657.00		14	116.00	6	50.00	6	70.00	7	66.00	6	60.00	5	50.00	6	55.00	8	80.00	6	60.00	5	50.00
	齋夫	70	12.00	840.00				15.6	188.00	8.6	104.00	6	72.00	4	48.00	6	72.00	6	72.00	11.6	140.00	6	72.00	6	72.00
	膳夫	53	10.00	530.00				9	90.00	6	60.00	4	40.00	6.5	65.00	4	40.00	4	40.00	11.5	115.00	4	40.00	4	40.00
	祭祀			1,038.00					166.80		97.20		97.20		97.20		97.20		97.20		97.20		97.20		97.20
	歲貢盤纏			187.50					22.5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22.50		45.00		15 00
	鄉飲酒			112.00			24.00		12.00		8.00		12.00		8.00		8.00		8.00		12.00		12.00		8.00
	油燭銀			115.00	布政司6.00　本府24.00　各州縣85.00		10.00		10.00		7.00		10.00		7.00		7.00		7.00		40.00		10.00		7.00
	舖兵	411	不等	2,372.00		125	715.00	51	306.00	40	236.00	62	360.00	25	84.00	9	45.00	17	71.00	47	253.00	22	132.00	13	70.00
	弓兵	192	不等	872.80				32	128.00	8	48.00	34	204.00	6.5	46.80	0.5	2.00	16	64.00	75	300.00	20	80.00		
	浮橋幷更夫			42.40			42.40																		
	渡夫	42.5		228.90	（內修堤銀40.00）	12	96.40	8.5	42.50	3	16.00	6	28.00	5	20.00		10.00	2	4.00	3	6.00	3	6.00		
	搖船水手	20	7.50	150.00				4	30.00			4	30.00			4	30.00			4	30.00	4	30.00		
	布政司表夫銀			24.20					5.00		6.70		1.00								6.00		5.50		
	京解	9	30.00	27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1	30.00
	宛大二縣富戶	23	2.10	48.30						1	2.10	5	10.50							10	21.00	6	12.60	1	2.10
	造册書手	3	9.00	27.00				2	18.00											1	9.00				
	長夫	6		56.00	布政司5名　按察司1名			1	4.00			3	28.00									2	24.00		
	民校	12	12.00	144.00				2	24.00	1.5	18.00	2	24.00	1	12.00			1	12.00	3	36.00	1	12.00	0.5	6.00
	武昌遞運所防夫	25.5	7.20	189.70				8	57.60			2	14.40					5九月又個十日	41.60	5	36.00	4.5	38.50	二個十月日	1.40
	大冶縣花油樹墾民壯			60.00																					
	三江口守備廩給			38.70			5.00		5.00		2.74		5.00		2.74		2.74		2.74		5.00		5.00		2.74
	江夏縣抵編公費			360.00																					
徭	合計			23,522.44																					
驛	馬船	5		744.00		1	144.00	1	144.00			1	144.00							1	144.00	1	144.00		
	紅船	9.3		774.00		2又夫10名	228.00	1又夫2名	96.00	1又夫1名	90.00	夫1名	6.00	夫12名	72.00					1隻另夫3.5名	105.00	2又夫15名	177.00		
	站船	14		420.00										夫3名	18.00	4又夫2名	132.00			6	180.00			夫15名	90.00
	驛馬	230	上30.00 中28.00 下26.00	6,372.00	將臺驛50匹、山陂、東湖、咸寧、鳳山、官塘、港口、各驛均30匹	48	1,264.00	30	840.00	16	448.00	25	700.00	5	140.00	6	168.00	12	336.00	56	1,680.00	26	728.00	6	168.00
	協夫銀			1,200.00	解江夏縣雇夫用		172.03		208.53		74.23		135.86		33.57		47.92		88.21		227.61		174.51		36.43
	江濟夫	1,412	4.095			287	1,175.26	173	1,117.94	77	315.32	142	581.49	78	319.42	69	282.56	31	536.44	141	577.39	175	716.63	39	157.71
傳	合計			15,292.14																					
里	排夫	1,292		8,114.00			1,200.00	74	444.00	250	1,500.00	300	1,800.00	43	215.00	500	（約2,320）	20	150.00	40	210.00	25	125.00	30	150.00
	脚馬	358		6,688.00		100	1,200.00	37	888.00	32	768.00	60	1,440.00	22	528.00	22	154.00	15	270.00	30	720.00	25	450.00	15	270.00
	里甲皂隸	100	7.20	720.00		100	720.00																		
甲	合計			15,522.16																					
民壯		1,383	7.20	9,957.60		305	2,196.00	160	1,152.00	100	720.00	150	1,080.00	63	453.60	100	720.00	100	720.00	280	2,016.00	80	576.00	45	324.00
公費				3,360.16	供應備用		1,700.0		282.32		148.85		262.41		188.73		120.69		107.59		243.42		193.18		112.88

參上表可以知道，在明代驛遞制度下供役於武昌府屬各驛站的工作人員，計有如下數種：

(1) 館夫　(2) 舖陳庫子　(3) 支應庫子

(4) 防夫　(5) 水夫　(6) 江濟夫

另外，參閱嘉靖三十九年刋本寧波府志，驛傳項下尙有「摃轎夫」一種。又萬曆三十三年刋行的懷遠縣志，驛傳項下亦有「王莊驛轎夫銀」若干，「固鎭驛扛夫銀」若干的記載。而萬曆汾州府志則將「扛轎夫」列入徭編項下，不屬於驛遞範圍。按崇禎江浦縣志卷六賦役志「里甲」下云：

> 浦爲四衝之邑，供應煩費，莫甚於夫。條編未行之前，歲徵徭役銀兩貯庫以待僱募。每值皇槓官使等差輻湊絡繹，用夫五六百名，多或至千名，則責之里排，號召各里鄉夫，謂之起紅單。守候稽延，三五日始應一差。

據此云云，則扛遞等夫的設置，原爲應付驛差。故不論其經費列入均徭、里甲、或驛傳，其爲驛差而設之用途則一。前引萬曆順德縣志及龍巖縣志中亦有夫頭之名，並屬於驛傳項下；又湖廣總志里甲項下亦有「排夫」；而清順治年裁節驛費檔案中，亦將里甲夫馬走遞銀兩同列爲節裁範圍；則其差役性質之屬於驛遞，應無疑義。大概在明初設立驛遞時，使用驛遞的限制森嚴，驛站及遞運所的額設夫馬供應已足，本無須另再徵用民夫。至後世驛遞日趨冗濫，額設夫馬不足供應差使，於是遂於均徭或里甲或驛傳項下另行設處經費，僱派民夫以應需要。所以各地志書對于此項夫役的經費記載，項目殊不一致。多數情形，均列於里甲項下。如萬曆湖廣總志及兗州府志、新城縣志等書皆然。果屬如此，則驛遞工作人員於前述諸種之外，尙須增加一種，卽：

(7) 扛轎夫

以上種種人役，館夫職司守門治膳，見嘉靖寧波府志卷13驛傳章。庫子職司管理及出納，略見前引趙城縣志的記載。防夫職司管押囚犯，見萬曆鎭江府志及萬曆應州志。水夫既專門配屬在各驛所的站馬紅船，自爲專司駕船的水手。扛轎夫的職掌有二：扛挑與抬轎。此外，則江濟夫的職掌似在纜挽船隻，亦可以從其名稱的字義上推測而知。但是，除了嘉靖兗州志的驛傳項下曾有馬夫的記載外，明刋的各種志書中，驛傳項下均無馬夫或驢夫、騾夫之名。這種情形，當與明初設立驛站時的定制有關。

前引續文獻通考卷16，已曾說明洪武元年設立各地驛站時，驛站馬匹「皆驗民戶田糧出備。」其定制爲：「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在此項制度下出馬赴驛當差的糧戶，不但出備馬匹而已，自馬匹的鞍韉轡鐙之外，馬的日食所需及跟馬的人役，亦皆包括在馬的名目在內。若不是負擔太重，亦不須規定納糧六十石以上的大戶方始充當此差的了。嘉靖初年改僉派爲納銀代役，所納站銀數目，卽由僉編的馬戶田糧數目中折徵而來。如前引隆慶四年豐潤縣志就明白開列，上馬一匹編糧三百五十石，中馬一匹編糧三百石，下馬一匹編糧二百五十石，騾每頭編糧二百石，驢每頭編糧五十石，每石俱折銀五錢。又崇禎五年固安縣志卷三食貨志云：「嘉靖二十九年原額站糧九千七百二十五石，前每石徵銀二錢九分七厘，今每石徵銀五、六錢。」如以豐潤縣志爲例，則該縣驛馬所編徵的站銀數目，上中下馬每匹分別爲銀175、150、125兩，騾每頭100兩，驢每頭25兩。按，明人張萱所編的西園聞見錄，卷72引佚名奏疏：「議革市棍以清驛蠹」，其中曾說：

> 爲今之計，莫若將夫馬一委之驛所官，在馬立攢槽法，每驛若干匹，每匹價高者十兩止矣。

此疏所論驛遞弊竇，其時間約在萬曆末年至天啓初年。所云馬「每匹價高者十兩止矣」，自是上馬，而中下馬的每匹價銀尙不需此。又崇禎三年良鄉知縣石鳳臺稟請良鄉復驛須購馬三百匹的稟帖中說：

> 每馬一匹，價銀非一十五兩不可。(註一)

崇禎三年，正當崇禎二年「己巳虜變」之後，寇擾年荒，百物涌貴，而馬一匹的價銀尙不過銀十五兩，然則在隆萬之時何以每匹須編徵銀一百兩以上？很明顯的，所編馬價，並不專供買馬之用。萬曆汾州府志卷五賦役，開列有府屬各縣額征均徭銀兩數目，其中鄉寧縣走遞馬騾十三頭，每頭徵銀二十一兩，書中載有計算方法如下：

> 馬騾一頭三兩
>
> 草料一匹十兩八錢
>
> 馬夫工食七兩二錢

馬騾一頭價銀，可能不止三兩，此云「馬騾一頭三兩」，當係就馬騾十三頭的每年平

(註一) 明清史料辛編第一本葉26

均倒死數目估算其購補所需價銀，然後分攤於一十三頭，作爲每年額徵的馬價。湖廣總志開載武昌府屬各驛站的額編馬價爲上馬每匹銀30兩，中馬每匹銀28兩，下馬每匹銀26兩。如以鄉寧縣爲例，於額編馬價銀兩內扣除馬夫工食及馬匹草料每匹銀18兩，則其實際馬價銀兩，分別爲 12 兩、10兩、8兩，頗符實際。至於豐潤縣何以須編徵至一百數十兩之多？大約由於地當衝途，差使繁劇，馬匹倒死率既高，馬夫又需常年應差在外，所需增加之工食銀兩及買補馬匹之費用，均特別增多之故。如北直隸的邯鄲縣叢臺驛、永年縣臨洛驛，額馬每匹編銀 140 兩，當亦是屬於此類。

馬夫的工食銀兩既已在額編馬價內有了著落，我們當可進一步知道，自站銀代替了僉派辦法之後，各地驛站的供役人員中，都有了受雇供役的馬夫在內（騾夫驢夫同）。明刊本各地志書中所以未曾在驛傳項下明白列出，只是由於當時的習慣使然。據此，我們在前述諸種驛站供役人員中，尚應添入一項，即：

(8) 馬夫・騾夫・驢夫

前述第(1)項至第(8)項驛站供役人員，其工食所出的經費來源，殊不一致。大致的情形是：水馬等夫、江濟夫，其工食出於驛站經費；館夫、庫子、防夫，其工食出於均徭；摃轎夫（即湖廣總志中的排夫）的工食出於里甲或均徭。驛站錢糧，在明代是單獨設立的。各類供役人員的工食來源如此互異，在後來實施裁節驛費時，就難免發生差異的現象了。

明代各地的額徵站銀，自條鞭法實施之後，雖已併入條鞭銀兩內一總徵收，但其名稱及徵收數目仍獨立不混。這可以從下面所引的各條志書資料中看得出來。

㈠ 萬曆十二年刊本陝西富平縣志卷八田賦：「站銀共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兩二錢。以因糧徵站之數計之，每糧一石站總徵一錢三分五厘九毫二忽五徵。」

㈡ 萬曆十三年刊本廣東順德縣志卷三賦役：「驛傳……歲編銀二千一百四十九兩三錢七分九厘二毫。丁不編，實編米二萬四千零四十二石三斗三合二勺，每石編銀八分九厘四毫。」

㈢ 萬曆二十八年刊本山東東昌府志卷十二戶役：「府屬站地三萬一千零三十五頃，每頃徵銀九錢，實徵銀二萬七千九百三十一兩五錢。」

以上三例，除記載各該府縣的額徵站銀數目之外，並附帶說明了派徵的方法。前引崇

禎五年刋本固安縣志，驛傳方面的記載內容亦略同。此外，僅僅記載額征站銀數目而未同時記述每畝派銀數目，或與其他條鞭項款併記每畝派銀數目而未單獨列擧站銀每畝派銀若干的例子，在明刋本志書中記載尤多，今不細載。

由上面所敍的事實，我們當可得到如下一些概念：——

(1) 自僉派一改爲折徵站銀，繼又將站銀併入條鞭銀兩一總徵收支解，明代的驛遞制度，已由純粹的力役改爲納銀代役。這種轉變過程，在萬曆九年普遍推行條鞭法時，業已正式完成。

(2) 由於人民祇交納代役銀而不再自行供役，供職於驛站的各種工作人員，乃改由受雇的專門從業人員來擔任。明代裁節驛費案中常有所謂「包當市棍」及「驛棍」之類的名詞，大概卽指此而言。其職名計有馬夫、騾夫、驢夫、水夫、防夫、江濟夫、館夫、扛轎夫、及庫子等。

(3) 工作旣屬專業，其生活自卽仰賴工資收入以餬口。一旦職位不穩或驛站倒廢，倘無別項工作可爲謀生之計，就不免造成失業問題。

(4) 驛站銀兩在各地的條鞭收入中列有單獨的徵收項目，各使用單位均有固有的經費來源，在實施裁節計劃時，有確定的對象可以執行。

第二節　崇禎裁驛

(一) 崇禎三年的裁節驛費案

崇禎時的裁節驛費案，前後曾有兩次。一次在崇禎三年，另一次在崇禎十二年。

崇禎三年裁節驛費的動機，起因於驛遞之冗濫。明會要卷75云：

> 崇禎二年，毛羽健陳驛遞之害，言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借，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帝卽飭所司嚴加釐革。

按，明初設立驛遞之目的，原爲便利國家政令之推行，故驛傳又名郵政，其使用限於飛報軍情，傳遞奏章。遞運所則止用於運送上供物料及給邊錢糧，非專爲有司官員便利往來行旅而設。據明會要所記，可知明代初年對於官吏濫用驛遞的禁罰頗嚴。會要卷75引唐勝宗傳：「延安侯唐勝宗坐擅馳驛遞奪爵。」又引大政記：「洪武二十年十月定，勳戚出使非奉符驗不得乘驛。」至宣德時，方逐漸放寬限制，准許「進表官得

宿驛舍，御史得乘驛馬初止乘驢」，以及「方面官按部許給驛」。而其流變所至，則自京官以至地方有司，無不借勘合以便往來。甚且「仕籍一通，卽得勘合，夫馬之數倍蓰，徵索多者逾百。主人應付外，復有燕享以展其綢繆。旣應以馬，復應以財。」（註一）而「夤緣之徒，假公行而營私事，接遞繁供應之擾。」（註二）公私所需皆濫用驛遞，則驛遞焉得不困？西園聞見錄載有沈昌世論述此事的話，說：

> 今天下州縣困於驛站者十七八矣，諸臣之條議，舌敝顚脫，我皇上嚴諭飭禁，又不啻三令五申矣。顧條議徒煩，而疲困如故，諭禁日嚴，而冒濫如故。爲調停之說者，不過曰加增工食，曰僉派里甲，曰官爲僱養，曰里甲幫貼。夫民窮已無可再加，編愚又不慣酷使。官養而草料仍科之民，則利歸于官而害仍在民也。私幫而奸棍恣飽其貪，則明攖者十一，而暗攖者十九也。調停之法窮。爲禁革之說者，不過曰查比勘合牌票，革需索冒濫，禁枉道前款。夫假牌需索等弊，皆枉道仕途之強有力者也。貽害在民，情面在官。撫按不肯爲小民而破面，州縣又誰肯爲小民而開罪上官？卽聖旨三令五申，亦止行於良懦，而外竟高閣矣。禁革之法又窮。將罄此小民膏血，竭縣官餘力，支此驛遞不足，其故何也？……

沈昌世不知何許人，此疏亦不知上於何年。但其疏中曾附帶建議裁驛遞以蘇民困，「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新餉卽萬曆四十六年因遼東軍興而加派之地畝銀兩，則此疏或卽上於萬曆四十六年以後，或天啓年間。同書又引天啓元年侍郎鄒元標的奏疏，說：「驛遞之苦，自昔爲然，于今爲甚。」大約愈到明朝末年，由於法令之廢弛及人情之積玩，這種情形亦愈甚。國榷崇禎元年六月壬子記：

> 諭閣臣曰：朕覽御史顧其國奏，騷擾累民，莫甚於驛遞。朕思國家設立勘合馬牌，專爲軍情及各處差遣命官之用，近多狥情將勘合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甚至賣兒貼婦以應之。或措處不前，背井離鄉。卿等傳示兵部，倣舊例，某項宜用勘合，某項宜用馬牌，其餘例禁，俱細聞奏，用清弊源。

大約由於諭飭無效，所以纔再有御史毛羽健之疏論，及刑科給事中劉懋建議裁節驛站經費之事。國榷崇禎二年二月甲午記：

（註一）萬曆同官縣志卷二　（註二）隆慶鄠潤縣志卷六

刑科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有旨：驛遞原爲奏報解送奉差及大臣以禮致仕與奉旨馳傳者方應付，近濫給不遵，致驛遞困敝。今改劉懋兵科，專管驛遞，務節省歲例。兵部確定幾項應付，凡勘合火牌出兵部者准給發銷注，有犯重治。仍設法查核，不時糾奏。年終撫按類報各驛應付之數於部科，如節省若干，卽減編額派工食，以蘇民力。

崇禎三年的裁節驛費案，由此肇始。推原其故，可說其動機是由於驛遞之冗濫累民所引起的。

崇禎三年所頒行的裁節驛費案，其最初所希望達到的目標有三：

一、整飭驛遞，禁絕冒濫。

二、免除加派私幫，以輕民累。

三、由此而裁省的驛站經費，可以撥補兵餉之不足。

我們如以清順治年間裁節驛費案件所顯示的事實看來，崇禎三年裁節驛費案之所以終於導致極爲惡劣的後果，實在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加以當時奉行裁節驛費案的政府官吏，多數不知以國事爲重，不肯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去設法補救那些可能導致不良後果的錯誤方法，於是遂因裁節驛費而發生了許多問題。山陝諸省，因實施裁節而致驛站經費缺乏，夫逃馬死，驛站倒廢，許多驛所夫役無以爲生，卒致流落爲盜。這一層關係，後文將再申論，今從略。

在未曾論及崇禎三年裁節驛站經費案的失敗原因之前，我們應先將當時的驛站經費情形作一檢討。

(二) 驛站經費

明會典卷148驛遞事例「站銀」下一條云：

(萬曆)五年議准，各處站銀通行減徵。共計天下原額站銀三百一十三萬一百七十二兩，免編九十五萬二千三百四兩，實徵二百一十八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兩。

按，萬曆五年正當張居正秉政，以澄汰冗濫作爲節省國用的手段。裁節驛遞，卽爲此項政策的一部分。史稱其「覈驛遞，省冗官，清庠序，多所澄汰。公卿羣吏，不得乘傳，與商旅無別。」(註一)這一次裁定的驛費，會典中雖有「已減者不得復徵」的明

(註一) 明史卷213張居正傳

文規定，但是否直至崇禎年間時猶一直保持不變，殊有問題。如萬曆河間府志卷五驛傳所開河間府屬各驛站額設馬匹工料及支直、中火等項銀兩之後，就有「萬曆三十四年新添馬價」一款，計瀛海驛原額工料銀6,232.80 兩，萬曆34年新添1,260兩；鄚城驛原額5,180兩，新添1,050兩；樂城驛原額4,368兩，新添600 兩。下略。其增加比率，少者約爲14%，多者約爲 22.7%。又萬曆二十八年陝西同官縣志卷二：「漆水驛額設中馬八匹，驢十頭折馬五匹。萬曆八年檄，漆水驛招募馬正副二十六匹。」此云漆水驛額設馬匹，在萬曆八年時已照原額增設馬匹一倍，而順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陝西三邊總督金礪揭帖，爲查覆潼關、華陰等驛差使繁苦案內，曾附帶開列同官漆水驛額設經費情形云：「同官漆水驛，舊額馬四十匹，設站銀一千四百四十三兩七錢九分九厘。」（註一）是漆水驛額設馬匹，在明末時較萬曆八年又增加了十四匹之多。額馬增多，站銀的支出自亦增多。這是河間府志以外可以另外舉出來作爲例證的第二條證據。此外，我們從崇禎三年戶部主事王鰲永奏陳襄陽縣驛遞苦累的疏中，還可以找出第三條證據。原疏說，襄陽縣額設漢江呂堰二驛，額馬 186 匹。（註二）但兩驛馬匹，原係由長沙、黃州、衡州、德安、襄陽等五府協設，萬曆十九年刋行的湖廣總志卷26—28，載有以上各府派撥襄陽縣漢江呂堰二驛的馬騾數目，轉錄如下：

漢江驛		呂堰驛	
茶陵州協馬16匹	價銀 480 兩	德安府協馬29匹	價銀 870 兩
茶陵州協驢 8 頭	價銀 96 兩	德安府協驢 4 頭	價銀 48 兩
益陽縣協馬 7 匹	價銀 420 兩	長沙府協驢 5 頭	價銀 110 兩
湘潭縣協馬 6 匹	價銀 360 兩	本府站銀、黃州府協銀、德安府續協	
本府站銀、黃州府協銀、並德安府續		銀共編馬 13 匹	價銀 780 兩
協銀共編馬13匹	價銀 780 兩	驢 1 頭	價銀 24 兩
又驢 2 頭	價銀 24 兩		
合計 馬42匹	驢10頭	合計 馬42匹	驢10頭

將兩驛的馬驢數目相加，總共 104 匹頭。是則在崇禎年間，漢江呂堰兩驛的額設馬匹，較萬曆十九年時要多出82匹。（兩驛在萬曆十九年時俱無衡州府協銀）

（註一） 本所原檔 （註二）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96

以上所舉，雖然僅只三條例證，亦足以看出明代末年各地驛站的額設馬匹及經費，都有增加的趨勢。證以驛遞差使愈到明代末年愈形冗濫無紀，以及里甲走遞夫馬銀兩龐大無倫的情形，我們都有理由相信，明代末年的各地額編站銀，必不能恪守會典中「已減者不得復徵」的明文。所以，萬曆五年所裁定的全國站銀總數，暫時只能作爲一種參考，而不能相信此數即爲崇禎初年時的額徵數目。

在檔案資料中，我們可以查到下列各省在崇禎三年時的額徵站銀數目如次：

一、河南省——每年約40萬兩有奇。（本所原檔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尤得時題本：「中州驛遞天下腹心，十省通衢，在明季時額設站銀四十萬有奇」。）

二、山東省——每年29萬兩。（明清史料辛編第五本葉 477 ，崇禎十三年閏一月二十九日，兵科抄出山東巡按李春蓁題本：「查崇禎三年裁減之始，浙江裁十分之五，閩粵十分之四，惟東省十裁其一之中，又題留一半銀一萬四千五百兩」。十分之一的半數爲14,500兩，則其原額站銀應爲14,500×20=290,000兩。）

三、山西省——每年 101,168 兩。（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89，兵部核覆江西裁站銀兩案：「江右一省……止可照山西之例，酌裁一分五厘。」又同書葉93，兵部核覆山東道御史劉令譽請留晉省裁站銀兩大剿流賊案：「且山西額裁一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二錢一分……」據此推算，山西省原額站銀應爲15,175÷0.15=101,168兩零。）

四、福建省——每年90,557.90兩。（明清史料辛編第五本葉492，兵科抄出福建巡撫蕭奕輔題本：閩省額編站銀九萬五百五十七兩九錢零。」）

五、江西省——每年 146,793 兩。（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89，兵部車駕清吏司稿簿：「爲照江右……原額傳銀止十四萬六千七百九十三兩。」）

檔案之外，萬曆十九年所修的湖廣總志，開載湖廣各府州縣的額編驛傳銀兩，共計爲179,620.02 兩。嘉靖39年所修的陝西通志，開載陝西各府州縣的額編站銀總數共計433,973.93兩。以上七省的總和，計爲 1,642,082.90兩，所餘不明額編站銀數的省直，尚有南、北二直，及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六省。清會典事例卷 685葉11，亦載有清初各省直額徵驛站銀兩的數目，頗有助於設法推定崇禎時各省直額編

站銀總數的嘗試。今列表比較如下：

	省直別	明代額設站銀數目	省直別	清代額設站銀數目	附記
A組	河南	(兩) 400,000.00	河南	(兩) 582,621.74	
	山東	290,000.00	山東	303,644.57	
	山西	101,168.00	山西	181,928.78	
	福建	90,557.00	福建	65,605.65	
	江西	146,793.00	江西	180,285.02	
	湖廣	179,620.02	湖北	207,627.43	
			湖南	141,995.67	
	陝西	433,943.98	陝西	261,712.06	
			甘肅	137,255.81	
	小計	1,642,082.90	小計	2,062,676.73	2,062,676.73—1,642,082.90＝420,593.83 兩
B組	南直		江蘇	191,337.60	
			安徽	135,098.20	
	北直		直隸	685,863.95	
	浙江		浙江	109,539.52	
	廣東		廣東	34,553.12	
	廣西		廣西	30,545.00	
	雲南		雲南	46,054.45	
	貴州		貴州	74,891.36	
	四川		四川	58,452.22	
	小計		小計	1,366,335.44	
	總計		總計	3,429,012.17	

上表以河南、山東、山西、福建、江西、湖廣、陝西諸省爲A組，以北直、南直、浙江、兩廣、雲貴、四川諸省爲B組。列入A組的諸省，其額編站銀的數目，明清二代都有資料可查。列入B組的諸省，其額編站銀數目，祇清代有資料可查。將明清二代的資料比較起來看，A組各省，清代的額編站銀數目較明代要多出42萬餘兩，其比率約爲10與8之比。B組各省，清代的額編站銀數目總計136萬兩，如以同樣的比率去推算同一組內的明代各省額編站銀總數，其可能數目約爲119萬餘兩。加上A組內已知的明代各省額編站銀總數，所得之和計爲283萬兩。較明會典所記萬曆五年裁定的站銀總數218萬餘兩，要多出65萬兩之譜。此數雖然並無確切的史籍記載可以憑信，但是我們目前既無更直接的資料可以取證，暫時亦只能以此數作爲推論的基礎。

李光濤先生在明季驛卒與流賊一文中，曾引述崇禎八年九月初十日順天巡撫張鵬雲的咨文，論定崇禎三年第一次裁節驛費案中所裁定的裁站銀兩，總計爲659,000兩（註一）。將此數與前述明末各省直額編站銀總共283萬餘兩的假定數目相合算，其裁節分數祇23.29%。即使退一步說，崇禎三年時各省直的額編站銀總數仍祇218萬餘兩，則其裁節分數亦不過30.12%。在總數二百數十餘萬兩之中裁減百分之23.29—30.12，共計銀659,000兩，較之萬曆五年時的裁減比率，仍有不逮。清順治年間，各省直額編站銀因田畝拋荒而缺額甚多，河南省甚且缺額半數以上，此時滿清政府仍有裁減驛費命令的頒發，其難易情形，相去又復遠甚。因此我們不免要發生疑問，崇禎三年的裁節驛費案，何以會造成如此惡劣的後果？這就不能不歸咎於人謀之不臧了。

前文已曾說到，明代各地的額編站銀，實際上並未包括一切用於驛遞的費用。因爲，在各項供役人員中，館夫與庫子的工食銀兩就是在徭編項下開支的；防夫及損轎夫，多數情形下均在均徭及里甲經費下開支工食，祇有少數例外情形在站銀內支給工食。其經常在站銀內支給用費的，祇有馬騾的工料（包括馬騾夫的工食），及水夫、江濟夫等項人役的工食。此外，則在驛站內協應驛遞差使的「里甲走遞馬騾」，其費用之多幾不在驛馬之下，所需工食及草料銀兩，亦全不在站銀內開支。倘使裁節驛費的手段可以達到節省差使、禁絕冒濫之目的，則原設的驛站夫馬與里甲項下的馬騾夫役，均在可裁之列。崇禎三年所頒行的裁節驛費案，祇規定將各驛站的額設夫馬工食按核

（註一）明清史料辛編第三本葉201

定比率實行裁扣，而置其他一切於不問，這就首先犯了兩種錯誤：

(1) 在均徭及里甲項下支領工食銀兩的館夫等役，不受此項裁節辦法的影響。使得同在驛站內供役的夫役，其工食有裁扣有不裁扣，發生了苦樂不均的現象。

(2) 不裁里甲夫馬銀兩，在驛費支出中仍然留下了一個極大的漏巵。

前一項情形所可能發生的影響或許不至太大，因爲館夫等役本來人數甚少，而撥轎等夫年領工食不過銀七、八兩，即使不予裁扣，亦不能與裁扣後的馬騾額設工料數目相比。惟有第二項情形，在裁節驛費事件中佔有頗大的比重，不可不加以深入探究。下文將先檢討明代各地額設里甲夫馬銀兩的大致情形，然後再繼續討論裁節問題。

(三) 不列在額編站銀內的驛遞支出——里甲夫馬走遞銀兩

由附表一湖廣武昌府屬各縣徭編項目明細表中可以知道，在一條鞭法實行後的明代徭役制度下，有一種名爲「里甲」的力役項目，其內容包括排夫、脚馬、里甲皂隸等三小項。在別的明刋本志書中，或稱爲里甲走遞夫馬，或稱爲里甲夫馬。所包括的內容，大致不外接遞，撥轎等夫，走遞馬騾等。這類里甲走遞夫馬的設立用意何在？清人黃六鴻曾有解釋云：

> 夫驛傳之設，有衝有僻。衝則謂之驛站，所以供皇華之使臣，朝貢之方國，與齎奏之員役也。僻則謂之里甲，馬僅以供本州邑之馳遞，故又謂之遞馬。遞馬之設，不過數匹。驛站每州邑或再設，甚衝或三設，每站額馬六十七十不等，其廩糧工料，存留項下支銷，而歲終隨地丁奏報焉。(註一)

照黃六鴻的解釋，驛馬與里甲馬的不同，僅爲設置地點的衝僻之別——衝要處設驛站，則來往文報的傳遞概由驛馬承擔；簡僻處未設驛站，則另置里甲馬以供走遞。這一說法看似圓滿，其實未盡。因爲，在明刋本的各種志書中可以看到，里甲馬之設置徧於各地，並未因當地已有驛站而省略。甚且其設置數量之多寡亦與地方之衝僻成正比。地方愈衝，里甲馬愈多。即使當地已有驛站，其數量仍可等於一小驛。夫役亦然。由此看來，里甲夫馬之設置目的，顯然由於驛站的額設夫馬不足以供應差使需

(註一) 清朝經世文編卷七十三黃六鴻論驛政

要，乃多設里甲馬以供不足。明代制度，增設驛站及增編站銀均屬變更定制，每須奏准舉行。而里甲力役自昔卽被視爲一切官府需要的取給之所，或增或減，地方官吏卽有權決定。驛遞冗濫，額設夫馬不敷支應，除了額外增加里甲幫貼之外，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加里甲夫馬，一不須專案題准，二不慮增之無名。於是在若干地區，里甲夫馬的支出數目乃可以比擬站銀支出。湖廣總志所載湖廣全省的額編站銀總數不過銀18萬兩，而額設里甲夫馬銀兩的總數竟多至24萬餘兩（參見後文）。這就可以知道，黃六鴻的解釋，祇能適用於清代大事裁節驛遞以後的情況，而並非明代的情況。

明代各地設置里甲夫馬的詳細情形如何？由於明會典等書並無記載，只能從現存的明刋本志書中去儘量蒐尋有關資料，以瞭解其大概情形。目前所能看到的情形，約如下述：

(1) 清代各地的里甲馬僅有一匹或數匹，明代則除了極少數簡僻縣分設馬騾十數匹外，多數均有二、三十匹；最多的如山東臨淸州，額設里甲走遞馬騾64匹，其次如山東汶上縣、茌平縣、高唐州、恩縣，亦各有60匹之多。較之若干簡僻小驛的額設馬騾數目，遠爲超出。

(2) 明代里甲項下的夫役，包括接遞皂隸、走遞夫、損轎夫、排夫等（其工作性質大致相近，只是因地方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稱），其人數每視地方衝僻而有多寡不同。如湖廣總志所載蒲圻縣額設排夫300名，嘉魚縣額設排夫500名；萬曆東昌府志載高唐州及恩縣額設走遞夫各300名；又萬曆汶上縣志載，該縣額設走遞夫亦有300名之多。至於人數最少的地方，如山西臨縣僅只九名，寧鄉縣亦僅有十數名而已。僱夫多自然是由於差使多，如果里甲走遞人夫僅供本地差使之用，則本地又何來如許差使？前引崇禎江浦縣志已曾說到，該縣額設里甲人夫專供皇槓官使等差應用。上述蒲圻、嘉魚、臨淸、高唐、汶上、恩縣等地額設里甲走遞夫役數百名，顯然亦是由於地當衝衢，驛遞差使繁劇之故。

爲了瞭解明代各地額設走遞夫馬銀兩數目，以資比較起見，今將萬曆以後各種明刋本書中有關里甲走遞夫馬銀兩及驛傳銀兩數目摘錄製成如下附表，以見一斑。

縣名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數目										額設驛傳銀兩數目	引用方志書名
	走遞夫		接遞皂隸		損耗夫		走遞馬騾		支應數	合計		
	名數	銀數	名數	銀數	名數	銀數	匹數	銀數				
山西汾陽縣				(兩) 120.00 (另雇夫銀)	50	(兩) 360.00 372.00		(兩) 520.00	(兩) 300.00	(兩) 1,417.00	(兩) 3,767.11	萬曆37年汾州府志卷五
平遙縣			20	120.00	4	28.80	26	676.00	211.79	1,036.59	3,934.58	同上
介休縣			20	120.00	4	28.80	25	650.00	180.00	978.80	1,998.45	同上
孝義縣			12	72.00	28	201.60	22	572.00	80.00	925.60	1,943.07	同上
臨縣			1	6.00	8	57.60	12	300.00	15.00	378.60	555.48	同上
靈石縣			30	216.00	4	36.00	15	420.00	194.78	866.78	995.38	同上
永寧州					50	360.00	12	288.00	90.00	738.00	2,095.01	同上
山西寧鄉縣			4	24.00	12	86.40	13	723.00	15.00	398.40	814.50	同上
山東掖縣	71	698.53					72	1,091.84	120.00	1,910.37	223.00	萬曆32年萊州府志卷三
平度州	61	620.13					18	372.00	又雇馬銀 80.00	1,072.13		同上
昌邑縣	90	928.80					30	708.40	60.00	1,697.20		同上
濰縣	90	904.00					38	800.00	60.00	1,764.00		同上
膠州	55	544.00					20 又雇馬	400.00 50.00	30.00	1,024.00		同上
高密縣	48	472.00					12 又雇馬	240.00 45.00	30.00	787.00	76.00	同上
即墨縣		432.00						365.00	30.00	827.00		同上
南直懷遠縣								240.00	1,360.00	1,600.00	2,993.15	萬曆33年懷遠縣志
北直香河縣			15	90.00		120.00	24	1,248.00		1,458.00	1,055.78	萬曆48年香河縣志
山東汶上縣	300	3,306.40				300.00	60	1,116.00		4,722.40	3,734.00	萬曆36年汶上縣志
北直廣宗縣			16	115.20	20	200.00	14	336.00		651.20	1,469.78	萬曆26年廣宗縣志
北直新城縣					(雇夫雇車)	2,880.00	32	732.00		3,612.00	8,164.82	萬曆45年新城縣志
河南原武縣	10	72.00	25	180.00		10.00	14	350.00		612.00	1,696.60	萬曆19年原武縣志
南直江浦縣	207		40							2,144.00	6,030.17	崇禎14年江浦縣志
山東聊城縣	184	2,153.60					55	1,294.00	970.635	4,418.235	1,476.00	萬曆28年東昌府志
堂邑縣	100	1,074.67					40	795.666	606.915	2,477.251	1,710.00	同上
博平縣	32	517.20					16	384.066	418.085	1,319.351	976.50	同上
茌平縣	200	2,755.00					60	1,116.00	824.725	4,695.725	1,961.00	同上
清平縣	30	386.26					8	259.13	408.408	1,053.798	1,224.00	同上
莘縣	54	690.40					26	544.13	421.523	1,656.053	1,098.00	同上

冠　縣	85	1,329.33	18	223.20		40	822.93	656.235	3,031.695	1,980.00	同　上
臨清州	180	1,984.00				64	1,419.60	1,111.315	4,514.915	2,286.00	同　上
丘　縣	32	522.93				15	370.00	424.025	1,316.958	1,458.00	同　上
館陶縣	57	860.40				18	446.40	471.475	1,778.275	1,746.00	同　上
高唐州	300	4,072.60				60	1,116.00	925.468	6,114.068	2,754.00	同　上
恩　縣	300	3,666.32				60	1,116.00	813.395	5,595.715	2,052.00	同　上
夏津縣	84	901.66				32	742.00	665.885	2,309.545	2,214.00	同　上
武城縣	75	866.50				50	1,023.00	648.365	2,537.365	1,188.00	同　上
濮　州	54	690.40				23	631.93	634.505	1,956.835	1,368.00	同　上
范　縣	31	454.00				12	315.70	393.825	1,163.525	549.00	同　上
觀城縣	29	353.47				10	253.23	381.905	988.605	540.00	同　上
朝城縣	43	686.80				20	507.83	485.185	1,679.815	1,355.00	同　上

試將上表加以分類統計，便可以見到如下的情形：

①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500兩以下者　——2

②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501至1,000兩者　——9

③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1,001至1,500兩者——9

④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1,501至2,000兩者——8

⑤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2,001至2,500兩者——3

⑥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2,501至3,000兩者——1

⑦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3,001至4,000兩者——2

⑧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4,001至5,000兩者——4

⑨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5,001至6,000兩者——1

⑩ 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6,001兩以上者　——1

在上述統計數字中，以②③④類佔最多數。如將上項統計數字再加歸併，以每 1,000 兩作爲各類的差距，則佔最多數的，仍是 1,000—2,000 兩的階段。因此，我們如以銀 1,500兩作爲明代各地州縣額設里甲夫馬銀兩的平均假定數，相信當不致離事實太遠。此外，湖廣總志卷26—28所載湖廣各地州縣額設里走遞夫馬銀兩數目，亦可以提供另一種參考。今亦製成一表列下：

府州別	額設里甲夫馬銀兩數目	額設驛傳銀兩數目	附記
武昌府	(兩) 15,522.16	(兩) 15,292.14	
漢陽府	9,470.21	1,491.40	
黃州府	31,479.93	16,643.92	
承天府	26,561.07	16,282.02	
德安府	18,082.77	3,729.23	
荆州府	25,214.36	22,275.96	
岳州府	6,852.88	25,179.53	
鄖陽府	5,861.53	560.00	
襄陽府	21,203.18	3,275.61	
長沙府	28,472.66	20,621.88	
寶慶府	6,316.64	3,457.65	
衡州府	17,859.53	10,434.30	
永州府	7,390.43	4,541.54	
辰州府	7,650.40	19,503.00	里甲夫馬銀數外脚馬 115 匹未定銀數
常德府	12,219.30	13,027.64	
郴州	4,157.65	2,180.20	
靖州		1,114.00	里甲項下脚馬98匹排夫188名未定銀數
合計	244,716.30	179,620.02	

辰州府脚馬 115 匹，靖州脚馬98匹，每匹估計銀15兩。靖州排夫 188 名每名估計銀 5 兩，三項合共銀 4,135.00兩。

244,716.30＋4,135.00＝248,851.30 兩（湖廣閣屬額設里甲夫馬總銀數）

明代湖廣全省共設州縣 123 ，則各州縣的額設里甲夫馬銀兩平均數應爲 248,851.30÷123＝2,023.18 兩。較之前述數字，更爲超出。

明代各地州縣額設走遞夫馬銀兩何以必須如此之多呢？我們且看天啓二年時大學士葉向高所說的話：——

> 臣等見向時縉紳往來，水行不過二舟，陸行不過數十夫。卽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三四隻，用夫動至一二百名，不知其所携載俱是何物，而輜重纍纍，一至於此。而且有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備，度職效尤。雖屢奉朝廷嚴禁，而過客等於弁髦，地方官亦褻如充耳。（註一）

又沈昌世奏陳驛遞苦累疏中亦說：

> 今自京官而及司道州縣官無不借勘合，夫役無不討火牌，且也私牌私票橫行不絕，幾于天壤間無不馳驛之人矣。其中不仁貪官，馬動以六七十匹，夫以二三百名，不法差役，無藝之需索，無情之凌辱，又不與焉。（註二）

強有力的仕宦縉紳，借驛遞以搬遷家眷，運送私財，船隻動至三四隻，馬匹動至六七十，夫役動至二三百，各驛站額設夫馬車船有限，損轎等夫更非驛站所額設，如不是取之於里甲項下，試問地方官府如何應付？萬曆以後的明刋本志書中所以有甚多里甲夫馬銀兩的記載，大概卽由此故。崇禎三年裁驛案的緣起，由於當時的驛遞冗濫過甚，百姓苦累不堪，所以廷臣中先後有人提出裁驛的主張，最後終於促成了明思宗的裁驛決心。事實上，在毛羽健劉懋等人發爲此言之前，早就有人針對驛遞之冗濫害民，提出了裁驛的主張。如西園聞見錄卷72便有沈昌世的意見，說：

> 今欲國與民並受其利，自有一直截之法，曰裁之而已。馬自飛報軍情、齎奏撫按章疏，傳遞撫按緊急公文而外，所夫自攜送上供物件、給邊錢糧而外，大臣以禮致仕，京官奉命差遣，有詔勅等書，量煩簡大小，各應給馬幾匹，脚力幾頭，損夫幾名，注定名數，不許濫加。自非然者，無論京官外官，給假、告病、罷閑等項，俱不得私遣牌票，違者計夫數追賍坐罪。其各驛馬頭夫頭，照各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

（註一）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72

（註二） 同註一

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其裁去夫馬工食銀兩，總計若干，或全豁以寬民力，或姑借以抵新餉。則驛遞免騷擾之苦，而國與民亦受涓滴之利，計似無便于此者。

沈昌世所提的節裁辦法，是將各地驛站額設夫馬數目照額減六存四，另外更限制使用驛遞，如此本末兼治，則驛遞自省，而費用亦節。但崇禎三年明思宗令劉懋專管裁驛事宜時，所頒行的裁節辦法，却是不減額設夫馬的數量，而但裁扣每一夫馬的額設工食銀兩。這辦法有兩項矛盾：一、如果驛差可省，則夫馬的數量不減，未免形於浮濫。二、如果驛差不可省，而夫馬之數目不可減，則額設的工食銀兩需供飽腹之用，又如何可以裁扣？由於崇禎三年的裁驛案兼具有省差使與節費用的雙重目的，推測劉懋的用意，大概認爲原設夫馬銀兩的額數本有浮濫，由於差使可節，故夫馬工食亦稍有可減。這一推測如果能够成立，則證以崇禎年間物價上漲的情形，夫馬工食亦有不可扣減的事實存在，而劉懋所定的裁扣辦法，在理論上仍是說不通的。

在這裡我們需要看看崇禎年間的物價情況，藉以瞭解裁扣夫馬工食銀兩的辦法，是否足以影響其生活。

（四） 裁扣夫馬工食的不良後果及擾驛之害

明代的物價，在萬曆末年時仍甚低廉。廣東吳川縣志引陳舜系亂離見聞錄云：

予生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時丁昇平，四方樂利。又家海角魚米之鄉，斗米錢未二十文，魚錢一二……觔肉隻鴨六七文……百般平易，貧者幸託安生。（註一）

明代錢價，紋銀一兩率易黃錢六百文，見骨董瑣記卷一。此云「斗米錢未二十文」，則最高不過十八、九文。折合銀價，斗米之值不過三分，亦卽一石值銀三錢。此與馮桂芬跋袁胥臺父子家書所記，正德時米每石約值銀二錢，隆萬間約值銀三、四錢的情形符合（註二），可以相信爲事實。當時的驛所夫役以每名年支工食銀六、七兩最爲普遍，亦卽每月可得銀五、六錢。其購買價值，在萬曆末年時約爲米二石左右，貧寒之家，勉可餬口。但至啓禎之間，由于天災人禍交相洊至，而政府又一再藉加賦以爲彌補軍需不足的手段，生產不足更加之以征斂繁重，於是物價漸見上昇。天啓四年，吳

（註一） 瞿宣穎編，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葉333轉引。　　（註二） 同上葉331。

中米價，曾因災歉及加賦而上漲至每石銀一兩二錢。崇禎時山東米價且有高至每石銀二十四兩的空前紀錄（註一）。這雖然都祇是局部地區的暫時現象，不足以代表全般情況。但自天啓以至崇禎年間，百物價格之日增月漲，當爲不爭之事實。反映在兵餉方面的，遼東軍興之初，每兵月餉不過銀五、六錢，到了崇禎初年，則月支一兩二錢者有之，月支一兩五錢者亦有之（註二），比之萬曆末年，增加已有一、二倍。兵餉增加卽是意味物價上漲。兵卒的月餉猶可一加再加，驛所夫役的工食銀兩，一向均爲額定預算所限制，卽使不予扣減，已不免因物價上漲而減少其實際所得。如果再予扣減，則日用勢將不敷，夫何以爲生，馬從何得食？在未有節裁令之前，不敷工食所賴以爲彌補的方式是私幫津貼。自節裁之令下，私幫已盡蠲免，而額銀不敷之外，又重之以扣減，於是驛遞始重困。這種情形，有崇禎三年正月江西巡按范復粹的奏疏可證，摘引如下：——

……但馬戶一役，臣聞 三十年前，人樂供役，視爲利藪。迨後供應漸劇，征調時繁，牌票濫用，工食未敷，而驛始困。故招商窮而僉報，僉報窮而理派，包當之棍，乘是射利，又告添工食，私索幫貼，一年一換，祇開騙門，年年累幫，民受實害，皮毛俱盡，貧富同傾，此二十年來之積困積弊也。臣初入班行，卽疏言及此，而諸臣大暢其說。幸我皇上洞察諸弊，一切牌票等弊悉革，從前之累，一旦獲蘇。天語煌煌，臣已頒刻各驛，遠邇歡呼，頌皇恩之浩蕩矣。且命科臣專督其事，科臣苦心裁察，誰敢再有橫行以擾驛者？從此差役已省，工食可足，私幫可免，蘇驛卽以蘇民，莫不喜色相告。及聞減扣其工食，又相向而悲矣，何也？驛仍苦民仍病也。臣不知他省何如，但據江西南昌、九江等衝途馬戶，紛紛告擾告退，因而扳報里甲，人無寧居，臣甚憂之。詢其故，則曰：舊時差煩而上有工食，下有幫貼。今差雖省矣，幫貼無望矣，止靠工食爲命

（註一） 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葉331轉引骨董瑣記。

（註二） 明清史料辛編第一本葉95，兵部行「關於登萊二屬善後各款」殘稿，議設登萊總兵內云：「大約計之，……川兵二千名，月食一兩□□□□□□月食一兩二錢，行糧三錢，合之亦一兩五錢，歲支餉十一萬八千兩。土兵五千名，月食一兩二錢，歲支餉該七萬二千兩。」按，籌遼碩畫所記萬曆四十六年時兵卒月餉，不過銀五、六錢，而議設登萊總兵在崇禎六年，相距不過十五年，兵卒月餉已增一、二倍，可知物價上漲之一斑。

耳。然十裁其六；差煩固養馬也，卽差省亦養馬也，馬不能一日廢芻，則工食可一日缺給哉？欲其不又轉相扳害，私索幫貼，不仍蹈前弊不可得矣。（註一）

按，崇禎三年所頒行的裁節命令，原爲不分省直，一律裁扣夫馬工食十分之六。但後來所核定的裁減分數，江西省僅爲十分之一點五，當是由於撫按等官力爭之故。江西如此，他省亦然。這一點足以說明，物價上漲的因素，已使原定的夫馬工食銀兩貶低其實際價值，而至無法扣減的程度。祇因政府當局堅持不裁夫馬而祇減工食，於是迫使驛站夫馬轉而以私幫津貼的方式取償於里甲地方。此一事實，除了范復粹的題本之外，尙有明人申佳胤的臨洛驛馬政記一文，可爲佐證。

> 無奈羽書旁午，當事者迫於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勘合馬牌，每匹裁銀三十四兩，扣留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爲一時權宜計。豈知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之常數，已不相敷。兼以時方多事，差役倍增，年穀不登，豆芻騰貴，顧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極煩之差徭，庸可得乎？迨夫募夫多逋矣，驛站幾倒矣，乃議僉派輪應，一蹈萬曆以前之夙弊。復任其恣情扳累，橫索包賠，剜闔縣之膏脂，塡無厭之慾壑，究使民生日蹙，驛害滋甚，吁，亦無策甚矣。（註二）

爲了解決夫馬工食不足的困難，最後的辦法是計馬核銀，每匹增加工料錢六萬八千六百四十文，分攤於廣平府屬各縣，計畝出錢，以爲幫補，事見原文，今不多敍。裁扣充餉，而幫貼仍出民間，這已足以說明夫馬工食在當時的物價情況下實無可裁。何況「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則驛遞差使的裁省比率亦甚爲有限。郵符未能充分裁革，卽冒濫未能充分禁絕，而加幫之害，民仍受之，崇禎三年裁驛案中所希望達到的三項目標，已經有兩項落了空。而據後面的資料顯示，其實際情況之惡劣，又有遠甚于此者。皇明經世文編卷 153 崔銑直隸驛傳事宜序，有編者陳子龍的按語，說：

> 近者裁驛以來，浮費雖稍省，而中使屢出，需索百倍于強薦紳。

明季驛站之苦于官吏需索，西園聞見錄中載有資料頗多。下面摘引數條，以見一斑。

（註一） 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51。

（註二） 廣平府志卷27。

其一是說，驛站需索之弊，起于法令許可馳驛人員得於規定數目外多索五倍的夫馬。

> 口口口曰：……兵部見行勘合事例，撥夫自二十名至二名，撥馬則雙馬單馬一馬一騾。若廩給口糧站船紅船車輛等，一視差之大小，秩之崇卑有差。顧勘合所開者一，而外所起派者不啻數倍。先經題請，夫馬只許溢五倍，夫亦就差之重大者極言之耳；今乃一概多索，大半折乾。……

其二是說明折乾的內容。

> 又曰：……今天下驛遞之累苦，有折夫錢，有馬錢，又有趕繳錢，又有折吹手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而大都皆由于前站。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假名執殳，實營谿壑。且如旱驛，一到便于額外索常例馬數匹折乾矣，正數坐騎馬于每匹索借馬錢，必飽所欲乃止矣。不然者，或將本馬打過前站，質當店家銀兩以去。有司又不嚴質當官馬之禁，致令恣爲指索。又不然者，割馬耳，截馬尾，且立見瘦死矣。若夫水驛，官船一到，則船頭有索，行厨有索，長行吹手有索，家人有索。或鎖驛官，或毀驛器。既索趕繳馬，又索趕夫錢，多者以兩計。若馬、快、進鮮船甚且以十數兩計。皆登報之所不敢載也。

其三是說明驛站官吏何以必須曲意奉承過往官吏之勒索：

> ……有司之在今日，其視仕途之過客，不啻如該管之上司。一有弗備，卽指之爲朽鈍，而長安之物議騰矣。其視過客之僕隸，又不啻如親臨之過客，稍有不遂，因之爲中傷而反間，而主翁之憤忮起矣。夫爲有司者，俛首一經，折腰五斗，寧肯恃一時釐奸剔蠹之名，而招天下鑠金銷骨之口哉？以故索之者視爲故然之物，而應之者視爲必供之需。年復一年，迄無變計。

崇禎年間內官承差額外多索夫馬，騷擾驛遞的實例，明清史料中便有如下一條記載：

> ……兵科抄出山東巡撫王公疏題……據樂安縣申稱……差官錦衣衞張可大、袭國祚、王向國、潘允昌、郭明德等，賫火牌五張，每一張馬三匹，共十五匹，俱應付訖。差官恣意需索，每馬要錢一千七百，每夫要錢三百。要檻車三輛，每輛折銀三十兩。此外，要轎夫吹銃旗旱，坐包引馬，扛夫坐飯中火，俱要折乾。一時湊辦不及，卽將馬夫譚民旺等拿致公所拷打，伊坐轎領役，擁至公堂

，欺凌辱罵，打壞堂上柵欄，燒燬東司門窗。……（註一）

官吏們向驛站恣意需索折乾，驛站當局藉何銀以資應付呢？據西園聞見錄卷72所載佚名疏，簡直就是從馬夫、牐轎夫等一應驛站供役人夫的工食銀兩中尅扣而來的：

> 今天下驛遞之苦累，有折夫錢，有馬錢，又有趕繩錢，又有折吹手錢，種種指索，不一而足。……竊計旱驛額設馬騾，多百匹，少幾十匹止矣。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衞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乃湖廣如漢江、鄖城諸驛，每匹價僅二十五兩，卽議幫以里甲，仍苦不足。而短差長差，無日無之。若夫夫銀，每名每日多不過三分，而驛所日一切雜費，皆以取給，夫所領十不六七。計馬值有不足供芻豆顧值費者，計夫值有不克充竟日餬口資者。

按，驛站供役人員中的牐轎夫等項，其工食銀兩多數均在里甲夫馬銀兩內開支，前文已曾述及。上述的資料更說，驛站額設馬騾的工料不足，亦由里甲幫貼。如此說來，各地里甲差役中所以要設置甚多的牐轎夫、排夫、接遞皂隸、里甲馬，以及額設夫馬之外，更有所謂備用的雇夫銀、雇馬銀，原來就是專供應付過往使客之需索而設的。天啓元年時，侍郎鄒元標亦曾說過：「臣邑夫不過百名，日停征輒，蓋不知其幾，諸夫多有逃者。縣官設法，復招之來。每年額設工食，半在士紳，家奴華衣上食……」（註二）。由這裡可以知道，所謂里甲走遞夫馬銀兩，實際上是一項巨大的漏巵。崇禎三年頒行裁驛之始，倘能如沈昌世建言中所說，以節省差使及裁減夫馬爲本末兼治的辦法，則在驛差節省，冒濫禁絕之後，不但夫馬可裁，卽此項「里甲夫馬」銀兩亦有大宗款項可資裁汰。退一步說，卽使不裁驛站額設夫馬，此項里甲夫馬銀兩中裁省的銀兩，亦不難得有六、七十萬之譜，以之抵充驛站節裁而免扣夫馬工食，豈非十分合理而容易奏功的事？當時主持裁驛事宜的刑科給事中劉懋，起家牧令，曾膺民社（註三），對於地方利弊，應該知之甚稔。何以他在制訂裁驛辦法時，祇知裁扣夫馬工食而不問此項里甲夫馬銀兩？這一點，當與明代官吏狥私滅公的風氣有關。因爲裁扣驛站夫馬的工食銀兩，其害由民受之，與官吏無涉；里甲夫馬項下額設的各項銀兩，

（註一）明清史料辛編第八本葉787

（註二）西園聞見錄卷72

（註三）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51兵科抄出江西巡按范復粹題本：「科臣劉懋，嘗令新安，臣按其地，喜其清白自矢，蘇驛蘇民，稱一時循卓。」

實際乃是官吏們侵漁的對象，一旦裁節，勢將直接損害官吏們的權益。劉懋既知其中利害，又豈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倡言裁減呢？崇禎三年裁驛案之所以不能成功，於此已可覘知。

如前所述，崇禎三年所頒行的裁驛案，由於內容的不適當及執行的不認眞，使得頒行裁節計劃時所預期的前二項目標——整飭驛遞，以清冒濫，免除私幫加派以輕民累，都未能順利達成。但是，其第三項目標——裁省驛站經費以補兵餉之不足，則是自始至終都被切實執行的。前二項目標未能達成，不過貽害在民；第三項目標被切實執行的結果，却造成了若干地區的馬死夫逃、驛站倒壞的後果，於是迫使頗多仰賴驛糈爲生的無業之徒因生計無著而流落爲盜，引發了更大的社會問題。這是崇禎裁驛案中最大的弊害，下面就將討論到這一點。

五、協濟制度所暴露的缺點

明初設立驛站，因爲其制度本身純爲人民貢獻於政府的力役，而一州一縣的丁糧有限，爲羣策羣力及平均負擔起見，各地驛站所需要的力役，每每由附近州縣甚至隔省府縣共同出夫協力承當。在力役未改行條鞭法之前，協濟州縣年年須照派定的額數僉解人夫應役，無可諉避。如果瓜代者不依時前往換替，則舊役者不能息肩，縱使苦在民夫，被協濟州縣全無牽累。但自條鞭法實施之後，舊時的力役改爲納銀代役，役銀由協濟州縣彙解，這種制度的缺點，就逐漸暴露出來了。萬曆三十年，部覆保定巡撫汪應蛟議處驛遞疏，中云：

> 浙江蘇常協濟該屬北直工料銀每年一萬五千六百有奇，國初係糧僉解人應役，後改爲召募解銀，今並其銀而不解，似非立法之初意。且各省直亦係正供正解，每年派徵在官，卒視爲不急之務，那借別用，不則官吏侵漁。卽差役催取，十不得一，往來冒費，竟置烏有。（註一）

協濟不解，被協濟州縣卽不免遭遇站銀不敷的困窘。其情形有如前引西園聞見錄佚名疏中所說的：「馬價多者，如北直金臺、河南衞源等驛，名雖七八十兩，半苦協濟之拖欠。」七八十兩之中被協濟拖欠半數，猶有三四十兩可供走遞；倘馬價銀兩原僅三四十兩，再被拖欠，其情形就不免要如戶部主事王鰲永疏中所說的襄陽縣漢江呂堰二

（註一）張萱西園聞見錄卷72

驛那樣：「計每馬一匹，止得銀十五兩，將以爲買馬之值乎？抑充養馬草料與馬夫工食乎？」這是崇禎三年裁驛以前的情況。自崇禎三年裁驛命令頒發之後，各地驛站的額設夫馬工食銀兩均按核定的裁扣比率裁解兵部，倘協濟銀兩再如從前之拖欠不解，所給予被協濟州縣的打擊便很大了。

崇禎三年的裁節驛費案，浙江省額裁十分之五，福建廣東各裁十分之四，山西江西各裁十分之一點五，山東裁十分之一，其情形已見前述。此外則陝西省額裁銀 21,000兩，見明清史料辛編第五本葉 479 ，戶科外抄督催陝西練餉刑科 給 事 中 曹代之題本。如該省原額站銀爲 433,943.98 兩，則其裁節比率僅爲百分之五。其他各省直的裁減比率若干？因資料不全，不詳。裁減分數核定之後，自崇禎二年秋季爲始，凡有驛站設置的州縣 ， 卽須按裁定分數扣減其額設的夫馬工食銀兩 ， 按季解由布政司彙解兵部。到時不解或解不足額，由兵部按季考成參罰。當時所定的罰則是：初次違限未完者住俸，參後寬限再違者降級督催，三違者解職赴部降調。（註一）罰則如此森嚴，自撫按司道以至各府州縣，督催起解，罔敢後時。但，裁站銀兩雖從各驛站扣解，而各驛站的站銀並非全出於本地土徵 ， 而大半仰賴於外解協濟 。今協濟不能依期速至，而裁扣却須先行解部，於是其夫馬工食所需遂無着落。爲解決此一困難計，戶部主事王鰲永曾於崇禎五年八月疏陳襄陽驛遞苦累案內提出建議，請將長黃衡德四府額解該縣協濟站銀作爲襄陽縣應行扣解之數，由四府逕行解部，不敷之數，仍由襄陽解足。襄陽土徵站銀，留供本地走遞之用。此案經兵部看議的意見是：「已咨湖廣撫按竟自具奏。」此年十月，鳳陽巡撫李待問及湖廣巡撫魏光祖亦有類似的建議，要求將浙江省額解的協濟站銀逕行解部，抵兌各該省直應解裁扣站銀，多餘之數，仍解驛支用。兵部覆云：

爲照錢口起解，必須項款分明，最忌東那西抵。今據鳳陽湖廣兩撫臣議將浙江

（註一） 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96兵部稿簿，爲摘參未完以清積案事，內稱：「……一咨浙江湖廣……各巡撫，煩爲查照兵科摘參原疏及奉明旨內事理，嚴行所屬府州縣，速將崇禎二三兩年未解節裁銀兩限次年（原空四字）月內解部，仍查違玩府州縣各官，曾經崇禎四年十一月內該兵科都給事中仇摘參，本部題覆，初違未完節裁見在住俸者，應照再違事例降級督催，先將職名自行速奏，仍開簡明清册報部查考，以憑完日具題開復。其崇禎四五年應解節裁亦照前限解部，如過限不解，本部定照三違欽限罰例題參，赴部調用。……」

應解協濟驛遞銀兩以抵該省直解部節裁，雖有利於郵驛，而不無乖於經制，抑且數目懸殊。

祇因乖於經制及數目懸殊之故，所以地方官所提出的抵兌辦法雖有利於驛站業務之推行，兵部仍議覆不准。但兵部也有相對的議案代替此一辦法，其內容是：

今日之求抵兌者，無非以驛傳錢糧不載考成，其應協濟省分，痛癢不關，又難參罰，故議兌以蘇驛困耳。乃更有直接簡便，可以免拖欠之苦，並可以省抵兌之煩者，無如專責各省驛傳道，每年終將（約缺數字）省府州縣應解協口，查其完欠，申報撫按，完者咨部紀錄，欠者明開本省某州縣未完本年站銀若干，某省直某州縣未完協濟若干，照京邊錢糧參罰新例具題罰治，即隔屬一例參罰，停其陞考。至驛傳道職司通省郵政，若擧劾不前，催解怠玩，一併請本部年終查參。如此則人惕于功令，起解自不後時，蘇驛之道，不外此矣。（註一）

此稿具於崇禎五年十二月初六日，堂簽「題」字，當爲業經畫發之稿。果如所說，各省直額徵站銀及協濟站銀完欠自此一律載入考成，按年查參，則驛站銀兩應該再無拖欠，而驛站的困窘亦可賴以少減。但事實上由于明末弊政，惟重錢糧，賦重民貧，敲扑難完。倘使各項錢糧俱視完欠一體參罰，則輕重不分，京邊錢糧反致貽悞。所以最後惟以京邊錢糧列爲最優先，站銀之類，仍多緩視。試看崇禎十三年三月延綏巡撫劉令譽題參陝西延長、延川等縣積欠清澗縣石羣驛協濟站銀一案云：

該驛舊額站銀一千九十七兩三錢二分五厘三毫，在於延屬延長、延川、安塞、安定、米脂協濟。自荒盜後，前項各縣止炤熟糧徵銀一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四厘八毫。竝清澗原額銀五十六兩五錢九分三厘七毫，共銀二百二十八兩二錢七分五厘八毫。向使歷年炤數解納，猶可接濟，不致周行大道置郵中斷。而有司以隔屬秦越相視，疊年協濟不解，而清澗亦然，以致郵率（疑誤）苦莫能支。前督撫以延綏餉庫銀兩借給，嗣後戶部不准銷算，已而驛站遂廢矣。（註二）

站銀協濟，在崇禎十三年猶仍「隔屬秦越相視」，足見崇禎五年所患苦的情形，至此猶未有改善；或一度曾有改善，而日久仍蹈襲故常。明代的驛站制度，驛馬交付領養

（註一）明清史料壬編第一本葉98兵部稿簿

（註二）明清史料辛編第五本葉 480

的馬夫飼餵，官府但給工料銀兩。協濟不解，被協濟的州縣無銀支付，勢必只有任令馬夫自行設處。然馬夫率多無業赤棍，全靠工料接濟，當草料騰貴之時，原有額銀已苦不支，又何堪拖欠賠墊之苦？至無可賠墊之時，必至坐視馬騾瘦損倒死，而自己亦出於逃亡之一途。馬夫如此，其他夫役何獨不然。馬死夫逃，則驛站不倒而自倒。這是非常合乎事勢發展的必然歸趨。除前引延撫劉令譽題本之外，猶可舉出崇禎十五年三月眞定巡按韓文銓之疏爲證：

> …夫有力之家，誰肯捨身應募？不過奸猾乞棍，圖養身命，全賴工料及時，顧覓行差。卽令按季支領，尙有許多繳費，每十僅徵六七。值此殘陷之餘，旱蝗頻仍，完納不前，支解不敷。有驛衝途，迫于功令，嚴法捉拿僉報支持。料草米糧，十倍往昔。協濟州縣，秦越異視，縱有輸徵，各急京邊，明知站銀無關參罰，催提萬紙，褻如充耳，有司束手無策。驛站之廢，全繇于此。
>
> ……蓋郵站倒廢，率繇錢糧不敷，錢糧不敷，實繇考成之無例也。如今日眞屬驛遞，自僉報更爲召募，殷實者盡放歸農，口役者概係赤棍，賠墊毫無，全靠工料，而各州縣視站銀爲緩項，任其檄催，竟若罔聞，壓欠經年。更兼料珠草桂，而夫頭馬戶，安得不逃廢乎？（註一）

由上面所引敍的史實，使筆者個人對明末的驛遞制度發生頗多的感慨。

明代的驛遞制度，自力役廢而條鞭行，原來的僉解人夫辦法已由納銀代役的辦法所取代，其制度本身卽應同時加以調整改革，以資適應，特別是驛遞制度中的協濟辦法那一部分。

明代的田賦，在早期均爲實物，後來逐漸改爲一部分徵實，一部分徵銀。既然協濟站銀所徵收起解的都是銀兩，那末，此項由協濟州縣所徵解的站銀，很可以併入本地應解布政司的錢糧數目之內，解由布政司彙解戶部。被協濟州縣所需的協濟站銀，卽在本地應解布政司的錢糧數目內照額留用，如有不敷，仍由布政司撥補。如此一轉移間，可以得到幾種良好的後果：一、本地所需站銀取給于本地錢糧，可無協濟拖欠之弊。二、協濟州縣將協濟站銀解交布政司彙解，可無隱匿侵漁之弊。三、如需裁扣站銀，只要算明應裁數目，或在額解錢糧之外增解應裁之數，或扣除布政司撥補的站

（註一）明清史料辛編第七本葉676，677

銀，可無轉輾牽掣之弊。這應該是比較進步的錢糧徵解辦法。自力役改爲折銀代役，這種條件已經具備。如此則錢糧的項款既甚清楚，輸解的手續亦甚簡便，決不致如上引史文所說的秦越異視，各急所急，卒致陷驛站於坐困。當戶部主事王鰲永等人提出抵兌的建議時，協濟制度的重大缺點已經分明可見。明知有重大缺點而不肯設法改進，反以「有乖經制」的理由駁覆不准，我們眞不知道主管全國驛政的兵部官吏，是何用心？明朝官吏之善於諉卸公事，而不知以國事爲念，於此可見一斑。

在整個裁驛史事中，由於兵部主管裁驛官吏之缺乏責任心及處置不當，已經造成了一連串的錯誤。例如：

一、不節裁驛遞差使，使得額設的驛站夫馬不能減少名額。

二、不裁減驛站夫馬名額而但事裁減每一夫馬的額設工食，使得驛站夫役的生活直接受到影響，其中尤以馬夫爲甚。

三、物價上漲，驛站夫役的工食所得更見貶低，生活更爲困苦。

四、不肯改善這種不合理的協濟制度，以致協濟不解，站銀無出，驛站夫役的生活全無着落，終於促成馬死夫逃，驛站倒廢的結果。

以上所述，雖說物價上漲的原因是由於長期戰爭中的軍費膨脹、生產不足所致，但如能將此外三點設法加以改正，則物價上漲對於驛夫生活的威脅，便不致如此嚴重。特別是第四點，如果驛站所需一皆出於本地，不必急京邊而緩站銀，則無論裁扣工食及物價上漲如何使驛站夫役的生活陷於困難，只要接濟不致中斷，驛站就不致趨向倒廢之途，事實至爲明顯。這種不合理的協濟制度，在山陝兩省所造成的弊害最大。因爲山陝兩省自昔地瘠民貧，明末賦役繁重，盜起如毛。加以災歉頻仍，各地額徵賦銀缺額過半。缺額雖多，京邊錢糧仍須儘先起解，於是視協濟站銀爲可緩之項，任意那欠。而本地又別無錢糧可以設處，驛站經費無出，不至於倒廢不止。上面所引的清澗縣石觜驛，即爲其一例。石觜驛之外，在檔案中可見的，尚有陝西洛川縣的張村驛，隆益驛，安化縣的驛馬關驛，見於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的戶部殘題本。原文說：

「張村、隆益二驛，……自明季以來，驛遞久廢。」

「驛馬關驛……自崇禎年來……久廢。」

驛站倒廢的意義，即是驛站夫役的生活失去了憑依，其不致流落爲盜者幾希。關于這

一層，李光濤先生在明季驛卒與流賊一文中闡述已詳，今不贅。

下面需要將崇禎十二年的裁節驛費案略作補敍，以結束崇禎裁驛史事的敍述。

六、崇禎十二年的裁節驛費案

崇禎十二年的裁節驛費案，不知頒於何時，因資料不詳，無從查考。所藉以推知其大概內容的，只有下面所引的幾點：

一、崇禎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兵部題行「邊驛概裁可憫等事」殘稿，中云：「……據懷柔縣申：據本縣槽頭劉廷佐等四十名連名籲告前事，告稱：本縣槽頭向有工食一千四百四兩，自崇禎三年奉裁七百八十兩，止存六百二十四兩，節年每苦支應不敷，上年七月內又奉新裁抽四存六……」（註一）

二、崇禎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兵科抄出眞定巡按韓文銓題本，中云：「……據永年縣申稱，本縣所屬臨洛驛，額設馬五十匹，馬頭五十名，每匹每年工料銀一百五十八兩八錢……至崇禎十二年間，奉行驛遞工料裁四存六……」（註二）

這兩條史文都說崇禎十二年的裁驛案頒於此年七月，其節裁辦法是按照各驛站的現設工食銀兩裁四存六。如此說來，崇禎十二年的裁驛案亦如崇禎三年節裁案之舊，並無新的創意。然則此案之不利於驛站夫役的生活與不能得到成功，亦如崇禎三年的裁驛案，可無疑義。

按，自崇禎三年頒佈初次裁驛的命令以來，由於物價上漲，工食不敷，若干地區的驛站，本來已曾自行設法增加私幫，以免驛站之倒廢，其情形略見前引申佳胤臨洛驛馬政記一文。崇禎十一年，政府爲了顧念物價上漲，夫馬工食確屬不敷的事實困難，一度曾將裁減後的工食銀兩酌增若干，如前引眞定巡按韓文銓題本中曾說：

邯鄲縣……叢臺驛……額設馬五十匹，每匹工料銀一百零六兩，崇禎十一年奉旨，每匹每年加添銀五十八兩八錢，每匹共銀一百六十四兩八錢。（註三）

叢臺驛的額設馬匹工料銀，在崇禎三年未裁扣前原爲每匹銀 140 兩，與臨洛驛相同。裁減後每匹存銀 106 兩，亦與臨洛驛相同。但臨洛驛的馬匹工料銀在崇禎十一年增爲每匹銀158.80兩，計增銀52.80兩；叢臺驛則每匹增銀58.80兩，多寡不同。此外則懷柔縣的申文中未曾提到加增之事，不知在臨洛、叢臺二驛之外，各驛是否均普遍得到增

（註一）明清史料辛編第七本葉 679 （註二）明清史料辛編第六本葉531（註三）明清史料辛編第七本葉680

加？但至崇禎十二年忽又奉新例「裁四存六」，若是說實行新裁是由于各驛的夫馬工料仍有可裁，然則崇禎十一年何必又有加添之舉？若是崇禎十一年的加添是爲了夫馬工食確有不敷，然則到了崇禎十二年又有何銀可裁？崇禎裁驛案之矛盾不通，在這裡又再度顯示了出來。

崇禎十二年頒行「新裁」時的驛站情況如何？據眞定巡按韓文銓的題本所說，是「草料價增十倍」，而差使又「比前倍加繁苦」，驛站夫役甫得喘息之機，輒又加之以裁四存六的「新裁」，其結果是迫使驛站夫役「逃亡流離，將及過半」。所差堪自慰的是，驛站夫役窮餓可憐的情形，居然能博得乘驛官吏的憐憫同情，「達官貴人，憐惜窮民，無不惻心，一切供億，斷（疑脫）責備。卽走差員役，目擊苦楚，只得夫馬，苟且前往，折乾貼馬，久無覬覦。」需索苛擾的積弊，因驛殘民窮而無形革除，這倒正合了沈昌世早年提出裁驛建議時所作的預測：「各驛馬頭夫頭，各照原有工食，每十匹裁六匹，每十名裁六名。規則一定，過客雖欲非法索之，而窮于無可索，縣官雖欲曲意奉之，而窮于無可奉。」亦只有在這種情形下，驛遞的冗濫需索等弊，方能不革而自革，而驛費之糜費，亦方能不節而自節。可惜明朝政府的官吏士紳，不到民窮財盡之時，任何人都不肯爲國家節郵傳，爲小民恤身家，所以終於造成可悲的結果。崇禎十二年頒行裁驛令以後，雖然稍有好的效果，然而已無補于整個驛遞制度所受的創害，及國家社會所受的損失了。

第三節　清初驛遞情況及裁節驛費史事

一、對驛遞困難的諸項改善措施

崇禎十七年三月流寇攻陷北京，明祚覆。滿清入關，繼承了明朝的統治。此時正當明末大亂之後，社會的元氣大受傷害，殘驛疲民，仍須負擔新朝的驛遞往來差使，誠然是極爲沉重的任務。但是，新的朝代畢竟有若干新的措施，尤其是舊朝的亡國覆轍，殷鑑不遠，又豈能重新蹈襲故常而不知改變。因此，在明朝末年被困於一再裁節及料珠草柱情況下的驛站，這時逐漸顯現了活潑的生機。所以能促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大致可以舉出三項來說：一、核實支用，儘量減少糜費，使每一文驛站錢糧都能用於實際的需要。二、增加夫馬工食，以安定其生活。三、改正不合理的站銀協濟制

度，使驛站所需，取給于本地，避免不必要的侵漁拖欠。以下逐項說明上述三點。

驛站錢糧之需要核實支用，在清初特別有此必須。原因是清代初年正當明末大亂之後，額徵站銀缺額甚多，倘仍沿襲明末的浮濫作風，勢將造成更大的困難。由附表㈠湖廣武昌府屬各州縣徭編項目明細表可以知道，武昌府屬江夏、武昌、蒲圻、咸寧四縣額設的排夫名額均在二、三百名以上。雖然每名年支工食不過銀六、七兩，但如合算其總數，便有一、二千兩之多。這些夫役之設置目的，本爲應付過往差使之需索。然而過往差使不致每月如此之多，其間之隱占乾沒，便無從稽考。順治九年八月十四日到內閣的江西巡按張嘉殘揭帖，就說：

> 江西兵燹之餘，匹馬不存。查全書止編馬料，不編馬價，所以買馬應動料銀。江省買馬一匹，時價六七十兩，馬料額編每匹二十四兩，是三匹馬料始足備一馬也。遞夫工食額給每日二分，江省米價日貴，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二分之需，不供一飽，況妻孥待給乎？馬料工食不敷，於是議幫議貼，而加派僉報，雖嚴法禁之，不過紙上遵依耳。職晝夜思維，補救無術。查額設夫馬，以衝僻爲多寡。南昌府之附郭南、新二縣，舊額馬一百一十二匹，夫三百八十名，其他衝縣大率准此。伏讀欽案應付條例，一品官應付夫三十六名，馬十二匹止矣，其下依品而減，幾曾見一品二品三品官同時並過乎？職設立循環簿按季繳查，皇華之使，間月一過，至於本省緊急公務，應付無多，其不登循環者，皆縣官狗情違法，所當與受並究者也。爲今之計，郵費既節，額馬減半，尙有餘閒動支料價買馬，赴驛傳道驗烙。計實在馬若干，每貳匹鞭夫一名，舊例工食七兩二錢，今倍給之，十四兩四錢。每馬一匹，日給草料一錢，如遇撥差，加給五分。附縣者縣尉董之，在驛者驛丞董之。若贏落倒瘠，以侵匿料銀論。如眞正病壞，務先期報驗。職就江省計之，極衝之邑，有馬三四十匹便自不匱，而僻處者永無京差載馳，雖三四匹不爲少也。至於遞夫，應將額設裁去，凡遇走遞，動用驛銀現雇，每人給銀二錢。計程一日往回四錢，程二日往回八錢，則人皆奔走應募之不暇。平時無虛糜之患，臨期忘奔命之苦。塡記循環簿上清算開銷，不當應付者不准開銷，則濫觴既杜，而驛費大省矣。……（本所原檔）

張嘉所提的辦法，一方面查核驛遞差使，嚴杜冒濫，一方面更減設額馬及裁夫現雇，

其見解相當高明。檔案中另一件順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到內閣的湖廣總督祖澤遠殘揭帖，其中也有此項辦法，云：

> 順治十三年七月初七日據驛傳鹽法道副使卞三元呈……該本道看得，驛困撥濟不敷，夫銀尙可通融一案，先奉通行各屬，將長養人夫盡裁，止養夫頭數名，一應排夫錢糧徵貯在庫，凡遇差使，臨期雇募，各置紅簿，每季齎道查算餘剩錢糧彙報。今據江夏等六十一州縣已到紅簿查算，除去夫頭工食並僱夫銀兩外，共存剩排夫銀七千一百零九兩五錢八分七厘四毫九絲……（本所原檔）

湖廣所屬各府州縣額設排夫之多，由附表一可見其大概。今以裁夫現雇的辦法極力撙節，便可年省銀七千餘兩。明末雇夫之值較清初爲低廉，倘亦能照此法實行撙節，可省之數當必更多。此文前端有：「奉林巡撫牌，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覆前事內開：驛遞止供正差，濫費禁絕，錢糧自有餘剩，將節省錢糧存貯驛傳道爲衝驛買馬之備，且計算夫差，誠爲有見，相應如議，以清冒濫」等語，可知此案係出於兵部通行。果爾，則清順治年間，各省都曾努力核實驛遞差使，杜絕冒濫，以撙節驛費的支出。其足以有益於驛遞，當是極顯明的事實。

關於增加夫馬工食，以安定夫役生活方面，前引江西巡按張嘉殘揭帖中，已經說明了一部分。另外則順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的陝西三邊總督金礪揭帖，爲申覆陝西潼關、華陰、華州、渭南、臨潼等五驛差使繁苦，工料不敷案中，亦說：

> 前五驛除外備倒馬等項照前册議定之數不議外，合無將五驛夫馬工料，照衝繁一例設備，每馬一匹日給草料銀七分，每馬夫一名日給工食銀五分。（本所原檔）

馬一匹日支工料銀七分，卽是年支銀 25.20 兩；馬夫一名日給工食銀五分卽是年支銀18兩。二項相加，共計銀 43.20兩，其中並未包括馬價銀兩在內。按，明制驛站額設驛馬，每匹年支銀通常不過六、七十兩，其中半苦協濟之拖欠，在崇禎二年及十二年又先後有兩次節裁，以致其實得之數遠不及額定之數。這裡所開列的夫馬工料銀兩，卽使未能較明制有顯著的增加，但既能較裁扣之前的舊額尤多，足徵其能够顧及夫馬實際需要而酌量調整，在安定夫役生活方面，自可有良好的效果。

關於改正不合理的協濟站銀制度方面，檔案內有殘存的福建道御史宋調元題本貼黃一件，曾針對此事提出改進意見，云：

爲敬陳驛遞受病之原等事，竊炤驛遞之設，有衝途正驛，有分養協應。繼因僻路憚煩，祇濟工料。久而工料不解，關取留難，故衝途獨苦。伏祈皇上勅兵部確議，每驛養馬工料，卽於本處估計扣留。更勅戶部，於設驛州縣所減額解，卽於協濟州縣炤增。但將本府本省更正，其南省協濟俱可解部。如此不病國不病民不病驛，實造福遠邇矣。（本所原檔）

此本上於順治二年十月初七日，所提辦法，最能厘正協濟制度的弊害。但因檔案內再無與此相關的文件，竟不知戶兵二部對此的看議意見如何。而由順治十二年十月十二日戶部核覆直督李蔭祖題，爲請將江南、江西、浙江三省協濟山東省驛站銀兩逕解戶部，東省所需卽動本省正項錢糧案的內容看來，宋調元的意見，此時至少已曾照案實施了一部分。戶部題本中先引敍直督李蔭祖的原疏，云：

今據山東驛傳道副使員盡忠造送江南、浙江、江西三省協濟該省驛遞夫馬等銀已未領數目册開，江南等省每年協濟各驛遞馬匹水夫等銀共二萬三千零七兩五錢六分，自順治四年起至十一年止，該銀一十八萬四千六十兩四錢，已領銀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五兩零，未完銀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兩零，所領者尙不及十分之一。是徒有協濟之名，而無協濟之實，無怪乎馬倒夫逃，稱苦者屢屢控籲也。（本所原檔）

原疏所提的意見是：「爲今之計，自十二年爲始，將江南等三省歲額協濟銀二萬三千七兩零，責令三省徑自解部，算作山東藩司起運正項之數，而將藩司解部正項銀內扣留二萬三千七兩零，以作各驛買馬之用，年終報銷，餘銀解部充餉。庶水陸各驛無困苦之控，而隔省亦免侵冒之端矣。」戶部覆云：

案查兵部題覆該督浙江協濟河南疏內，議於十二年爲始，將浙省歲編協濟徑解戶部，河南應領浙省協濟站銀，照數赴該藩司兌領，已經奉旨依議。十一年以前欠銀，著該督撫嚴察具奏，欽遵在案。則江南等省協濟東省銀兩，亦應一體解部，其東省驛站，該藩司卽動支本省正項錢糧，庶隔省無影射之弊，而催解免守候之苦矣……。（本所原檔）

此本的面頁，有硃批「是依議行」四字，可知山東河南原由江浙三省協濟的驛站銀兩，此後已改爲逕動本省正項錢糧，無須守候三省協濟了。山東河南二省的情形

如此，北直所屬各府舊有江浙協濟的，想必亦能同時得到改正。其同省內的州縣協濟，當時還祇訂有考成參罰之法，雖然亦能賴此督催速解，究不能如逕動本地錢糧之得心應手（註一）。但是，因協濟拖欠而累及驛遞的不合理情形，至此總算已曾得到很大的改善。

上面所引敍的史實，說明滿清政府在改善驛遞困難方面，確實曾經有過若干努力，而且顯然著有成效。然而驛站本身仍有某些基本上的困難，非此所能解決的，一是昂貴的物價貶低了站銀的實值，二是田畝拋荒而致站銀缺額，一減一縮，於是使得有限的站銀愈益不足以敷支應。在這方面，仍有待於清政府之繼續努力。

（二） 物價、工資、及經費情況

順治年間的物價，一般說來要高於明崇禎初年。即以馬價及豆草的價值來說，所表現的即是如此。

前引江西巡按張嘉的殘揭帖中曾說，順治九年時江西的馬價，每匹需銀六、七十兩。但崇禎三年時，良鄉縣知縣石鳳臺的稟帖中却說，當時的馬價每匹需銀十五兩。兩者相比，順治九年時的馬價，上漲何止四倍。又檔案內有失名失年的直隸巡撫殘揭帖，爲涿州請撥還該州驛站順治十、十一、兩年因差繁料貴額外借墊的支應銀兩，中云：「查定經制之時，料豆每石價銀七錢，今則每石三兩五錢；草每束價銀七厘，今則三分五厘。」上漲五倍以後的情形不必說，即以「定經制時料豆每石銀七錢、草每束銀七厘」的情形看來，明萬曆末年時米每石不過銀三、四錢，即使崇禎初年時已高至六、七錢，亦祇米價而已。料豆的價值無論如何不能比擬米價，則順治時草豆價值之高於崇禎初年，亦可想見。倘使站銀的原額依舊，已不免因料豆價貴及工食增加的原因而使額銀的實際價值大打折扣；如果站銀再有缺額，所減少的數目豈不是更大麼？在檔案資料中所見的情形，正是如此。

（註一） 順治朝驛遞檔案內有各省查參所屬州縣額征驛站錢糧完欠考成案共十五件，其內容大致爲年終查報所屬州縣額征驛站銀兩及應解協濟站銀完欠分數，開列經徵職名，題請處分。其時間最早者爲順治十年分，最遲者爲順治十六年分。可知同省內州縣協濟站銀的辦法，在順治十六年以前仍未改正。不過訂有考成辦法，較明季略勝。又據康熙十二年所刊山東濮州志卷二葉27，同省州縣協濟站銀制度之廢除，在康熙七年始奉旨遵行。自此以後，各地站銀均在本地存留錢糧內動支，不敷之數由布政司撥補，淵源於明代的協濟制度，始完全廢除。

在未曾說到清初額征站銀因田畝拋荒而致缺額甚多的情形之前，我們應將清初驛站銀兩的派徵方法及派徵數目，先在這裡略作說明。

其一是站銀的派徵方法。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戶部殘題本，爲據陝西巡撫題報順治十一至十三年下剩馬驢變價及裁僻應追等項銀兩完欠數目暨經催各官職名，乞勅吏部照例議處一案，其中說到陝西麟遊、環、洊陽三縣額征順治十一、十二兩年站銀未完原因如下：

一、麟遊縣——「麟遊縣見任知縣史崇恂申稱：本縣十一、十二兩年每年額供本府各驛支直銀七十八兩六錢四分一厘，除荒外止該實徵銀四兩一錢九分八厘零，賦役全書可考。以上二年共該銀八兩三錢九分零，卑職捐俸賠解布政司訖。又追協濟未完平凉府十一、十二兩年支直銀四十三兩四錢一分零，因本縣衝殘，百姓死徙，協站銀兩從未派徵，已於協濟本可通融案內奉總督金尙書題明，俱在荒殘未徵之數，理合回報。」

二、環縣——「環縣陞任知縣金先聲申稱：單開額供靈武驛十一、十二兩年實徵站支銀二百四十六兩六錢八厘，奉此。卑職查得十一、十二兩年地方始復，奉文編徵十一年原額靈武驛站支銀五百五十四兩一錢零，內除荒外，實徵銀七十八兩七錢零，徵完解赴布政司訖。十二年原額靈武驛站支銀五百五十四兩一錢零，內除荒外，實徵幷新墾銀一百一十二兩九錢七分零，徵完解赴布政司訖。」

三、洊陽縣——「洊陽縣見任知縣史圖緒申稱：查得應追協濟未完平凉府十一、十二兩年支直銀一百二十七兩三錢六厘零，因本縣衝殘，地方死徙，協站銀兩從未派徵，已於協濟本可通融案內奉總督金尙書題明，俱在荒殘未徵之數，理合回報。」（本所原檔）

以上所引資料俱一再提及「除荒實徵」及「新墾」字樣，可知清初陝西各縣額編驛站銀兩之派徵方法，仍係計畝派徵，與明制無異。由於大亂之後人民死徙，田畝拋荒，故而額編銀兩於除荒之外，所得乃極爲爰薄。此外，則康熙臨縣志卷三食貨志云：「驛站每石派銀四分五厘八毫九絲一忽二微六纖四沙，該銀五百五十五兩四錢八分一毫。」又靈石縣志卷三：「站銀每石派銀八分八厘九毫六絲八微，該驛站銀九百九十五兩三錢七分九厘三毫。」檔案的內容與志書記載相同，可知明制與清初制度無異。

其二是各地派徵站銀的數目。

前引清刋本臨縣志及靈石縣志，記有各該縣額派站銀的數目。此二縣在明代屬於山西汾州府，所列站銀數目，頗可用來與萬曆汾州府志所載府屬各縣額征站銀數目相對比，藉以瞭解其同異。加上另外在清刋本汾陽縣志等書中所尋得的資料，列表如下：——

縣名	萬曆汾州府志所載額徵站銀數目	清刋本志書所載額徵站銀數目	比較	所根據之清刋本志書名稱及卷數	附記
汾陽縣	3,767.1062兩	3,767.1062兩	全同	汾陽縣志卷二	
平遙縣	3,934.5836兩	3,934.5836兩	全同	平遙縣志卷六	
介休縣	1,998.4497兩	(無記載)		介休縣志	
孝義縣	1,943.0686兩	(無記載)		孝義縣志	
臨縣	555.4801兩	555.4801兩	全同	臨縣志卷三	
靈石縣	995.3793兩	995.3793兩	全同	靈石縣志卷三	
永寧州	2,095.0059兩				本所圖書館缺該縣志書
寧鄉縣	814.4986兩				本所圖書館缺該縣志書

上表內汾陽、平遙、臨、靈石等四縣的額徵站銀數目，明清二代竟完全相同，頗可使人相信，清順治初年制訂賦役全書時，所定的各府州縣額徵站銀數目，卽是根據明萬曆年間的舊制。按王氏東華錄順治十四年十二月諭戶部云：「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時加增，悉行蠲免。」又順治十四年御頒賦役全書序云：「特命戶部侍郎王弘祚將各額定徵收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參酌時宜，凡有參次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萬曆年間。其天啓崇禎間加增，悉行蠲免。」(註一) 二者均以「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曆年間」爲言，而順治十四年又正是戶部侍郎王弘祚纂成賦役全書之時，然則山西汾陽等縣額徵站銀數目之所以同於萬曆汾州府志，應該卽是此一史文的最好註解。可惜清刋本的各地志書其成於乾隆以後者，由於當時曾有命令，一切丁徭等項錢糧，業已攤入地糧項下徵收者，俱不開列款項銀數(註二)，以致驛傳

(註一) 浙江通志卷67

(註二) 咸豐順德縣志卷6經政略戶口：「乾隆十年奉行，嗣後編審，俱照江西省例，册內止載丁數，其已攤入地糧之男婦並官吏隨住人口食鹽課鈔以及男丁應徵之徭差、民壯、均平、驛傳等項銀數，俱免造入册內。……以乾隆十一年爲始，永遠遵行。」

項下原編站銀若干，多數均已無法查考。祇有山西省的志書，在這方面的記載特詳，雖有乾隆時的定例，亦不無例外。因此，我們現在仍能藉萬曆平陽府志所載府屬州縣額編站銀的數目，在清刊本志書中查得頗多的資料供互相對比之用。今亦列表如下：

縣名	萬曆平陽府志所載額徵站銀數目（兩）	清代額徵站銀數目（兩）	比較	所根據之本志書名稱	附記
洪洞縣	3,027.0999	2,825.4999	少191.60兩	民國洪洞縣志卷 9	明代平陽府共轄34州縣，除其中無資料可查者未開列外，其有資料者共13州縣，彙製爲本表。
浮山縣	1,286.3894	1,286.3894	全同	乾隆浮山縣志卷13	
太平縣	3,361.8483	3,361.8483	全同	光緒太平縣志卷 7	
岳陽縣	845.6479	845.6479	全同	民國岳陽縣志卷 7	
曲沃縣	3,324.356	3,324.356	全同	光緒曲沃縣志卷 3	
翼城縣	2,847.13116	2,847.1311	全同	光緒翼城縣志卷 9	
汾西縣	1,222.2643	1,221.816	少0.4483兩	光緒汾西縣志卷 3	（註一）
猗氏縣	3034.51	3,034.51	全同	雍正猗氏縣志卷 2	
稷山縣	2,472.4364	2,375.83	少96.6064兩	同治稷山縣志卷 2	（註二）
垣曲縣	635.6203	635.6	全同	乾隆垣曲縣志卷 4	
霍州	1,254.0383	1,147.6383	少106.40兩	道光霍州志卷 12	
石樓縣	633.2766兩	633.2766兩	全同	雍正石樓縣志卷 2	
鄉寧縣	846.8505兩	846.8505兩	全同	乾隆鄉寧縣志卷 4	

上表所列州縣共十三，其中九縣，明清二代的額徵站銀數目完全相同，四州縣的清代額徵數目較少。按民國洪洞縣志卷九田糧云：「民田，前明萬曆九年知縣喬因羽奉例清丈，共地六千三百零七頃九畝二分六厘一毫二絲。清順治十四年巡撫白具題蠲免河漲坍塌地十七頃三十三畝一分三厘二毫，實在六千二百八十九頃七十六畝一分二厘九毫二絲。」清代額徵站銀既係沿襲明制由地畝出辦，地畝減少，徵數自少。順治十四年適當制訂賦役全書之時，徵銀減少之後，自後遂不加編。洪洞縣的情形如此，其他汾西、稷山、霍州的情形，可能亦屬此類。由此並可得到一項結論：清代的站銀徵派

（註一）光緒七年汾西縣志卷三貢賦：「支解驛站銀一千三百三十三兩二錢六分，閏月加銀九十六兩，不敷銀一百五十三兩四錢四分四厘，赴司請領。」按，前代閏月加銀係三年分攤，故實徵站銀數目，應由實支數減去不敷數求得之。所得之結果爲：（1,333.26＋96÷3）—153.444＝1,221.816兩

（註二）同治稷山縣志卷二田賦：「萬曆三十八年爲始，每糧一石徵站銀四分五厘七毫有奇，共徵銀二千四百七十二兩四錢三分有奇。國朝……驛站抵解起運銀二千一百二十三兩八錢三分有奇，外協濟陝川驛工料銀二百五十二兩。」據此，算得稷山縣在清代額征站銀數爲2,123.83＋252＝2,375.83兩。

方法仍係沿襲前代，徵銀數目則大體上仍與明代相同，而小有差異。

說到這裡，我們需要另外舉出兩條檔案資料來研究，既然清初各省的額編站銀大致係依據明萬曆時的舊額，何以河南省的額編站銀數目，在檔案中會有不同的記載？

前引順治十三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亢得時題本：「中州驛遞天下腹心，十省通衢，在明季時額設站銀四十萬有奇。」又檔案另件，順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河南巡撫吳景道揭帖：「查通省驛站原額銀五十六萬二百二十三兩有零，見在徵熟止計銀二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兩有零，尙缺額銀三十五萬七百五十九兩有零。」同在河南一省，同爲順治年所上章疏，何以一云四十萬兩，一云五十六萬餘？要瞭解這一點，我們需要看另外一件檔案中的記載。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陝西三邊總督金礪揭帖，爲查覆陝西潼關、華陰、華州、渭南、臨潼五驛差使繁苦，工料不敷案內，曾附帶開列耀州順義驛及同官漆水驛額設經費除荒徵熟情形如下：

甲、耀州順義驛

一、舊額馬40匹，設站銀1,662兩。

二、舊額州馬9匹，設草料並忙差銀360兩。

三、舊額支直銀108.40兩。

四、舊額槓轎夫53名工食銀477兩。

以上合計銀 2,607.40 兩，順治十二年除荒徵熟，實徵銀1,390兩零。

乙、同官漆水驛

一、舊額馬40匹，設站銀 1,443.799 兩。

二、舊額縣馬13匹，設草料銀450兩。

三、舊額支直銀108.40兩。

四、舊額扛轎夫120名工食銀1,080兩。

以上合計銀3,082兩零，順治十二年除荒徵熟，實徵銀1,535.40兩零。

上列耀州順義驛及同官漆水驛額設站銀各四款，其中祇一、三兩款在明代列入站銀項下開支，二、四兩款皆在里甲項下開支。陝督金礪將四款皆作爲站銀計算，似乎順治年間的驛站制度，已有將額設站銀及里甲夫馬銀兩一併作爲驛站額設經費看待，而通

盤估算其收支的趨勢。這樣的做法，一可以杜絕里甲夫馬銀兩被狥私用於額外人情開支，二可以避免地方官吏之侵漁中飽，使一切用於驛站的金錢每一分皆能得到正當的用途，用意誠然很好。但如此估算，無異使當地的額設站銀陡增其成數，乍看起來，彷彿清代站銀有多於明制舊額的模樣，這就未免混淆不清了。河南省額設站銀之所以有四十萬及五十六萬兩種數字，其情形大概亦屬如此。否則，不但前引「錢糧則例俱照明萬曆年間」的史文有欠正確，即其前後互異的理由，亦很難以解釋了。

基上討論，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瞭解，在崇禎裁驛時被置於不論的里甲夫馬錢糧，這時已有若干省分直接以之納入站銀系統之內總收總支。明代官吏之所以不欲提出里甲夫馬銀兩來實施裁節，完全是出於私心；清代官吏之所以將此項銀兩悉數公開出來，倒也並非出於公忠體國之心使然，事實上正是由於當時的站銀數目不敷支應太甚，而驛遞差使關係軍國大事，又不容漠視，因此纔不得不議及此項。而且舊朝的官僚與士紳這時俱已滅跡，新朝的官吏一時還不需要使用這麼多的里甲夫馬。於是，里甲夫馬銀兩便在此時歸入了站銀系統之內公開支用。當時，各省站銀缺額甚多，自有此項挹注，自然不無裨益。

順治初年各省額設站銀數目既然與明制相同，其里甲夫馬銀兩亦已納入站銀系統內一併支銷，則估算其總數，大約亦不過銀 380 萬兩左右——站銀 280 萬兩，里甲夫馬銀兩 100 萬兩左右。但因長期戰亂造成了人口死徙，田畝拋荒，故實徵之數，較之原額遠爲不逮。見之於河南巡撫吳景道疏中的，有「額銀五十六萬二百二十三兩有零，見在徵熟止計銀二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兩有零」語，缺額三十五萬以上，佔 62.6％以上。見於陝督金礪揭帖中的，則有耀州順義驛及同官漆水驛各缺額銀一半以上。見於前引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戶部殘題本中的，則陝西汧陽縣十一、十二兩年額徵站銀從未派徵，麟遊縣實徵數僅及原額 5％，環縣實徵數僅及原額16％。此外，則順治九年七月直督馬光輝有一揭帖，極陳保定府屬各縣苦于「地土圈撥，工料不敷」（註一）。這種種情形，總括起來看，就如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八日河南巡撫亢得時題本中所說的：

以今日站銀論之，減於昔時者數倍。以今日草料論之，貴於昔時者數倍。以今

（註一）本所原檔順治9年7月直省總督馬光輝揭帖：「保屬驛遞衝繁爲最，兼以地土圈撥，工料不敷，協濟無出，節年缺額數多，苦累益甚，各屬紛紛陳請。」

日供應論之，增於昔時者又數倍。因而請補請救之文，批察批催之詳，積案盈几。（本所原檔）

錢糧普遍缺額，驛站經費不敷，這大概是當時南北各省所同感痛苦的事。由於缺額過多，兼以物價高昂，工食增加，所缺的銀數乃更多。單單靠杜絕冒濫及核實支銷，並不能解決問題。無已，只好請求中央，在本省正項錢糧內動支銀兩或另議撥派，以補不敷（註一）。但順治年間的兵費支出極爲龐大，戶部爲應付兵費支出的重大壓力，正在從事各種開源節流的努力，以爲彌補之計。如果驛站錢糧亦需動支正項或另籌撥補，勢將使戶部的全國總預算案更難達到收支平衡。驛站經費自昔屬于地方支出，中央政府無此預算。究應如何方能解決此一困難？正在此時，戶科給事中周曾發提出了他的建議辦法，是即下文所要述及的「裁僻濟衝」案。

（三）裁僻濟衝

周曾發的原題本，上於順治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檔案中僅有題本原件的尾頁二幅，一幅署年月日及職名，一幅爲貼黃。因清實錄不錄此題本，而題本原文又已失落，故貼黃文字，甚覺可貴，今轉錄如下：

> 戶科給事中臣周曾發謹題，爲協濟本可通融，衝僻不難酌量，請嚴定驛傳考成之法，釐夙弊以飭郵政事。臣惟驛遞錢糧，關係甚大，邇來紛紛陳請協濟，多未核實。如山東按臣馮右京疏題酌議，部咨督撫確查，原欲節有餘以濟不足，而申覆但議加增，奉有嚴旨在案。臣謂驛遞應付俱憑勘合火牌，爲可據以清查耳。但清查必屬專官，考成原有通例。臣請自今以後，凡官役人等需用夫馬口糧，照依勘合火牌，該州縣驛官逐一登記明白，按季呈繳驛傳道。該道於歲終類送督撫，督撫轉送戶兵二部磨察。其間錢糧多而應付少者，卽可據以裁減，應付多而錢糧少者，卽可據以加增。至應行協濟之處有無完欠，及州縣頒給馬頭料價，附載查核，照糧道學道一例考成。一以清婪奸需索之害，一以絕官胥侵冒之端，一以杜小民加派之累，國計民生，胥攸賴矣。伏乞聖鑒勅部議覆施行。謹題請旨。（本所原檔）

此一建議案的主要著眼點，是認爲各地驛站費用的盈絀情形並不一致，衝途大驛，固然因差繁料貴而苦于站銀不敷，僻邑小驛，則因地僻差簡而額銀仍有盈餘。裁僻濟衝

（註一）同上頁所引直省總督馬光輝揭帖：「欲救保屬之疲困，必得部臣另議撥派，始可甦積欠之累耳。」

，可以不煩增銀而解決衝途驛站額銀不足之困難。此案經兵部議覆，通行各省確查驛站衝僻情形。但檔案中今祇江西直隸二省有資料可查。如順治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吏部殘題本，核議江西巡撫郎廷佐開參順治十年分江西各州縣協濟驛站銀兩完欠考成案，曾引敍江西省實施「裁僻濟衝」案情況說：

> …驛傳道副使蕭起元呈詳……本道細查江西通省七十八州縣，除未到三縣未入總册外，查邑之衝繁，應付多而錢糧少，當議僻邑協濟者，則南昌新建豐城上高……十八縣也。邑之偏僻，錢糧多而應付少，當議協濟衝邑者，則寧州進賢武寧奉新……三十一州縣也。至於邑雖衝繁，錢糧足用；邑雖偏僻，額銀無多，仍應照舊無容再議增減者，則高安新淦……二十三州縣也。（本所原檔）

此文中未述及江西省實行「裁僻濟衝」後有無存剩銀兩。但直隸則有之，且有前後二次之不同。其第一次見於順治十二年三月初五日直隸巡撫董天機揭帖：

> …該職看得，直隸驛遞爲萬國朝宗之咽喉也，按舊制，夫馬有額，工料有差，已云周且備矣。但時勢今昔不同，道途通塞有異，故簡僻供應無幾，而衝繁應接不暇，則衰多益寡，誠不可緩。職查順治十年分各屬驛遞錢糧確有成數，故以十年爲準，察其應付之多寡，定地方之衝僻。除各道報稱，或經往時計程按里酌議加增者，或差使如常錢糧充足者，俱應照舊，無容再議增減外。至衝繁驛遞，應付多而錢糧少者，如順天府屬良鄉涿州通州三河武清楊村，保定府屬定興安肅清苑滿城慶都，河間府屬河間任丘獻縣阜城等驛是也，今議歲共增銀一萬七千零二十兩。簡僻走遞，應付少而錢糧多者，如順天府屬霸州文安大城……眞定府屬……等處走遞是也，今議歲共減銀一萬七千零二十兩。卽以裁減之數濟加增之用。……（本所原檔）

第二次見於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四日直隸巡撫董天機揭帖：

> 爲察明驛站衝僻以均協濟事，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四日准直省督臣李蔭祖會稿前事內開……臣同撫臣按程繪圖，悉心商確，共議減僻地銀四萬七千二百四十二兩零，補衝驛銀二萬七千二十兩零，餘銀二萬二百二十兩零，以備向後缺額之用。……（本所原檔）

比較直隸各府州縣先後兩次「裁僻」所得，第二次要比第一次多銀三萬二百餘兩，而

「濟衝」之數亦多一萬兩。大約直撫所報的第一次裁僻案達部以後，部議以爲所裁者不但數目太少，且尙不敷增補衝驛所需的實際數目，覆請勅下該督撫再行詳察確減，所以又有第二次的題報案。試看第一案係由直撫董天機自題，第二次則由直督主稿，直撫會題，就不難想見其中的道理所在。既然戶部核覆直隸所屬的裁僻濟衝案務在多裁以求存剩，則其他各省的情形，大概亦與此彷彿。

順治十二年的裁僻濟衝案之值得重視，並不在這一次的裁節案爲清政府解決了多大的困難，或因此而存剩了多少裁僻銀兩；而是這種裁節的辦法，自此爲清代的歷次裁驛案創下了先例，在康熙雍正之間曾一再仿行，使得各地驛站的額設夫馬不再像明代制度那樣限於本地使用，而得視實際需要作機動性的增減調整。而且驛遞差使始終有嚴格的審核管制，冒濫的情形已充分禁絕，不但既裁之後的簡僻小驛可以無須按舊額補足夫馬銀數，卽前此未裁的衝途大驛，在需用量減少之後，其額設夫馬亦仍可裁減。這些裁減下來的驛費，後來都被視爲政府的正項收入，併入起運項下彙解布政司，各地志書中都有紀錄可查。由歷次裁節所累積的數字，著實可觀。比之明崇禎三年因裁節驛站夫馬工食銀六十餘萬而致引起無窮的紛擾，其得失成敗之間，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清代初年的各地驛站，因「裁僻濟衝」案被削減的額設夫馬數量，在後來不但未曾恢復原額，而且累有裁減的情形，可以擧出如下諸例：

一、山西長子縣漳澤驛

長子縣志卷六：「漳澤驛，洪武三年置，設馬騾48匹頭。順治九年裁馬八匹，十二年裁馬八匹。雍正五年裁馬七匹，馬夫三名半。繼撥協濟義井驛馬五匹，馬夫二名半；協濟朔州馬六匹，馬夫三名；協濟侯馬驛馬二匹，馬夫一名；協濟銅戈驛馬一匹，馬夫半名；協濟甘桃驛馬一匹，馬夫半名。今驛實存馬十匹，馬夫五名。」

二、山西襄垣縣虒亭驛

襄垣縣志卷二：「虒亭驛原額馬50匹，順治九年裁十匹，十二年又裁八匹，撥協蒙城侯馬兩驛馬七匹，額存馬25匹，馬夫一十二名半。以後遞次撥協陽和等處馬十五匹，馬夫七名半。今存馬十匹，夫五名。募夫原額一百十二名

。順治十二年裁十五名，以後遞有裁減，今額所夫三十五名。」

三、山西汾陽縣汾陽驛

乾隆汾陽縣志：「府舊志，汾陽驛馬騾三十二對，歲給草料工食銀一千七百四十兩八錢。縣舊志成於順治十三年者開載，汾陽驛馬騾五十四匹頭，每年草料工食銀一千九百四十四兩。」又咸豐汾陽縣志：「自雍正五年裁定汾陽驛馬三十匹，十年裁定夫十名半，歲支工料銀一千一百三十七兩二錢四分。」

四、湖北襄陽縣漢江驛、呂堰驛

襄陽府志卷十四載，漢江驛額馬，雍正六年裁二十匹，乾隆二十四年裁二十五匹，見存馬七十五匹。排夫，雍正六年裁二十名，乾隆二十二年裁四十名，見存一百名。呂堰驛額馬，雍正六年裁四匹，乾隆二十四年裁二十七匹，見存馬七十三匹。摃夫，雍正六年裁二十名，乾隆二十二年裁五十名，見存八十名。

上舉四例，一二兩條都有「順治九年」裁馬若干匹的記載。按前引順治十二年十月初七日陝西三邊總督金礪揭帖，題報耀州同官兩地驛站額設站銀順治十二年除荒徵熟情形，曾說明耀州順義驛雖額定驛馬及州馬共49匹，順治十二年二共設馬40匹。同官漆水驛額定驛馬及縣馬共53匹，順治十二年二共設馬40匹。額設馬匹不足，當由於站銀缺額太多，而工料增加，故不能照原額補足。長子縣漳澤驛及襄垣縣唐亭驛的情形，當亦與此相同。至於順治十二年的裁減數目，則是直接淵源于「裁僻濟衝」案，事實甚明。此二驛在當時應屬於簡驛，而第三例所引的汾陽驛，雖係衝驛，在順治十三年時的額設馬騾仍較舊制少 10 匹頭。第四例所引襄陽縣漢江、呂堰二驛，亦係衝途大驛。據前引崇禎五年戶部主事王鰲永疏，二驛額設馬共計 186 匹。今據襄陽府志核算其未裁節以前的額數，計漢江驛舊設馬120匹，排夫160名，呂堰驛舊設馬 104 匹，摃夫150名。合計則共有馬224匹，夫310名，較明制額馬多38匹。此當係由於襄陽地當南北軍事要衝，順治年間對南明用兵，湖廣爲長時間的對壘之地，因軍事需要，故襄陽二驛的額馬亦較明時爲多。但此畢竟不是經常性的需要，故一旦軍事行動中止，二驛額馬卽減至 148 匹，較明制尤少。這說明了清代的驛遞制度，自有「裁僻濟衝」辦法之後，各地驛站的額設夫馬，卽可視事實需要而保持伸縮的彈性。在從前，驛站制度尙

停留在力役的時代，政府對驛站夫馬的增減，不能享有此種便利；且即使削減夫馬名額，於政府亦並無所得。自條鞭制度將力役改爲納銀之後，此一條件已經充分具備了。明崇禎三年的裁驛案，就是希望藉裁節驛費來彌補兵餉。可惜當時的明朝政府並不知道利用條鞭制度的便利，以自由增減夫馬名額的方法來達到裁節目的，以致條鞭制度的優點，反而讓清人來坐享成果，說起來實在太可惜了。(註一)

(註一) 清代全國驛站經費的額徵數及逐年奏銷數，清會典事例卷 685 載有具體數字，頗可以看出順、康、雍、乾各朝的裁節數目。列表引錄如下：

省別	額設站銀數目(兩)	支用原額數(兩)	康熙29年奏銷數(兩)	雍正 5 年奏銷數(兩)	乾隆15年奏銷數(兩)
直隸	685,863.95	500,358.41	375,662.55	447,499.84	396,262.39
山東	303,644.57	303,644.57	234,455.17	239,309.27	191,376.17
山西	181,928.78	169,201.59	135,204.68	128,698.76	105,831.17
河南	581,621.74	310,756.78	240,497.85	299,871.58	288,929.87
江蘇	191,337.60	281,493.00	213,288.20	191,337.60	165,705.03
安徽	135,098.20	264,338.00	135,095.00	135,095.00	98,818.52
江西	180,285.02	180,285.02	108,171.01	108,171.01	109,943.11
福建	65,605.65	65,605.65	34,445.55	33,627.15	32,912.91
浙江	109,539.52	110,997.25	66,598.35	65,886.52	65,723.71
湖北	207,627.43	174,726.00	137,330.00	112,733.72	185,019.01
湖南	141,995.67	126,758.10	85,603.87	76,131.05	120,194.17
陝西	261,712.06	248,334.20	154,476.70	154,476.70	165,890.54
甘肅	137,255.81	122,583.20	73,549.92	116,883.52	131,046.51
四川	58,452.22	55,019.60	28,550.88	31,491.28	58,452.22
廣東	34,553.12	34,553.12	20,731.87	20,731.87	20,731.87
廣西	30,545.02	35,045.02	18,675.10	11,081.10	15,219.38

「裁僻濟衝」案的設計目的，不過是在裁有餘以補不足，其著眼點並不在希望藉此得到剩餘。雖然在實施裁節時由於裁僻過多而偶有剩餘，但畢竟並非原意所在。其眞正以裁節爲目的，並希望能得有剩餘以補兵餉不足的，當是另一件「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案。因與裁驛史事具有關聯性，今一併在此附帶討論。

㈣ 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

「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案的原始發起者，是主管全國財政的戶部。戶部的原題本，檔案中未曾發見。但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撫郎廷佐覆奏此案的題本中，曾引敍戶部原題，轉引如下：

> 爲遵諭敬陳職掌，清查里馬錢糧事。順治十三年閏五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開，廣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內稱：直省驛站錢糧通融支給，歲有定額，無容再議。惟是無驛處所各州縣有走遞夫馬銀，多者千餘兩，少亦不下數百兩，以供差使之用，載在全書可考。但地方有衝僻之不同，驅使有公私之不一，計一歲之所支，必有餘剩銀兩，若不嚴加清覈，半爲姦胥侵沒。應請勅各該督撫嚴行確查，除有驛地方外，其餘州縣有走遞夫馬銀兩者，分別某處係衝，某處係僻，斟酌地方繁簡、差使多寡，量減三分之一，以充兵餉，備造清册，報部查考。限文到三月開報，毋得遲延，致悞急需可也。等因，順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聖旨：依議嚴飭行，若違限不報，卽指參處治。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備咨到部院。（本所原檔）

此案並未說明清查各無驛地方走遞夫馬銀兩的動機是否由「裁僻濟衝」案而來，但其間之具有關聯，顯有脈絡可尋。因爲順治年間的兵費支出，數字極爲龐大。在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1,485萬餘兩，而兵費支出佔1,300餘萬，加上各項經費二百餘萬，總

雲南	46,054.45	45,939.41	28,763.64	43,383.64	26,541.45
貴州	74,891.36	52,664.60	37,957.00	32,717.00	74,891.36
合計	3,429,012.17	3,077,813.52	2,123,957.34	2,249,126.61	2,251,916.54

說明：〔額設站銀數目〕當爲各地按田畝派徵站銀之數目

〔支用原額數〕當爲清初因額徵站銀不足而核定之減支數

計歲出1,573萬餘，財政赤字計 85萬有餘。至順治十三年以後，歲入額賦增至1,960 萬餘，而兵餉支出增至2,000萬，加上各項經費支出，財政赤字達200 萬以上（註一）。出入之數相差如此之多，於是戶部的主事者不得不多方從事開源節流，以求彌補之術。明崇禎年間，曾因同樣的原因而從事裁驛省費；順治十三年的「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案，亦此之類。以順治年間的驛遞情況來說，額徵經費不足，應付差使開支已苦不敷，更何來餘銀可供裁節之用？但順治十二年頒行的「裁僻濟衝」案爲戶部主管人員帶來了新的節裁構想——既然簡僻地區的驛站額銀大有可裁，則無驛地方的額設走遞夫馬銀兩當更有可裁。顯然戶部亦已知道，各設驛處所的走遞夫馬銀兩多數已併入驛站開支，因此戶部原題本中亦僅以「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爲言，而不包括各「有驛處所」在內。明代各地的額設走遞夫馬錢糧，大多耗於差使需索及答應人情，無驛處所不供驛遞差使，「若不嚴加清覈，半爲姦胥侵沒」，揆之事理，亦甚有可能。其所持觀點，與裁僻濟衝大致相同。更因其發動時間緊接在裁僻濟衝案之後，更可使人相信，裁僻濟衝案實對此案具有誘導啓發的作用。

戶部以爲各省無驛處所的走遞夫馬銀兩大有餘剩可以裁充兵餉，事實上殊不盡然。如江西及湖廣的覆奏案，就都說各地走遞夫馬銀兩前已在裁僻濟衝案內酌量衝僻情形裁僻濟衝，無可再裁，懇恩免裁（註二）。祇直隸巡撫董天機題覆裁銀4,907兩零，山西巡撫白如梅題覆裁銀16,535 兩零，其他各省，因檔案內無資料，不詳。但山西省的裁減數何以能較直隸多出一萬餘兩？細檢原案，方知是合併前此「裁僻濟衝」案內所已裁減的里甲夫馬銀兩，併此次所裁，始能得此總數（註三）。若將前次已裁者除去不計

（註一） 清朝經世文編卷29，張玉書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註二） 順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撫郎廷佐殘題本：「江省額設走遞夫馬銀兩，先已酌量多寡，通融裒益。今衝者不勝其繁，簡者無可再裁，懇恩免裁，以蘇殘疆。」又順治十三年八月初七日湖廣總督祖澤遠題本引敍驛傳道卞三元詳文：「楚省錢糧除荒殘賊踞者外，實徵已多缺額，前奉酌濟之行，已經撥補題允在案。間有未盡者，又奉大路衝繁一案，酌補新添起復各驛之用不足，復計排夫剩銀七千餘兩，爲買馬加添之資。其草料無出，尙須在十三年夫銀內抵補。乞念楚省與承平之地不同，咨達內部，暫免裁減，俟南寇蕩平另議。」（本所原檔）

（註三）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山西巡撫白如梅揭帖：「……平陽府屬今裁馬匹並損轎夫及外僱夫馬，共裁銀六千二百八十六兩九錢八分。襄陵縣原額里馬一十五匹，歲額工料銀四百二十兩，前奉文全裁，今亦照前裁。接遞損轎夫一十四名，工食銀一百二十六兩，今議裁夫四名，該裁工食銀三十六兩。接遞不敷外聽雇損轎夫

，則此一次的裁減所得，亦不過數千兩而已。大致說來，直隸與山西的裁減辦法，都不外是分別地方的衝僻，除衝要州縣免裁外，次衝州縣的額設里甲走遞夫馬銀兩，連前此已裁者共裁足三分之一，簡僻小縣則除前此已裁者外，再裁三分之一。如此一來，較大的縣份勉強尚能維持半數以上的額設銀兩，若干簡僻小縣的額設里甲走遞銀兩，差不多就被裁減殆盡了。

順治十三年五月的「裁減無驛處所走遞夫馬銀兩充餉」案，若是在崇禎三年時頒布實施，必定能有很多的裁節；而在順治十三年提出此案，則已非其時。這其中的道理很明顯：當崇禎三年時，全國各地的額徵站銀及里甲走遞夫馬銀兩均無缺額，而里甲走遞夫馬銀兩的實際用途，不過是在應付差使需索及勘合牌票以外的人情，若有剩餘，則爲吏胥所侵漁中飽。若能厲行杜絕需索冒濫、覈減差使，即使衝僻一例裁減半數以上，亦無困難。而順治十三年則不但里甲走遞夫馬銀兩亦因田畝拋荒而多缺額，其中的大部分且已用於撥補衝途驛站，所餘甚爲戔戔，勉強實施裁節，勢將增加地方上應付差使的困難。加以時當軍興，供億煩苦，裁剩銀兩不足以供雇募夫役，勢將仍派之里甲而重困小民。人民在輸納站銀及里甲走遞夫馬銀兩代役之後，仍須負擔力役的義務，何異政府施於人民的苛斂重派？李之芳的賦役詳稿一書，述及浙江省若干縣分，因里甲夫馬銀兩被裁充餉後民間所受的苦累情形頗詳。如呈兵巡道一件內稱：

「……看得湯溪夫馬額銀二百四十兩盡裁充餉，由是供億之苦，官民兩病矣。蓋湯雖小縣，實婺之次衝，一旦盡括其所存，將何以應郵使，給軍興乎？前卽解囊以募役，恐難繼於在官；雖或薄給以資行，而仍苦於民力。此該縣之借箸無籌，欲以開墾陞科，人役小盡，收零積餘三項爲請也。」

又呈兵巡道另一件內稱：

「……看得夫役一事，邇來官民之所交困，而蘭谿當水陸之衝，尤爲煩苦。額銀既減半於初，應付反十倍於昔。僱募不足，勢不能不取民夫；夫散四鄉，

銀一百四十四兩，該裁銀四十八兩。民馬工料銀一百三十五兩，該裁四十五兩。以上共議裁銀五百四十九兩。萬泉縣原額里馬一十四，歲額工料銀二百八十兩，前奉文全裁訖，今亦照全裁。接遞僱損轎夫銀二十八兩八錢，今議該裁銀九兩六錢。以上共議裁銀二百八十九兩六錢。……鄉寧縣原額里馬八匹，歲額工料銀二百二十四兩。前議免裁，今議裁馬二匹，該裁工料銀五十六兩。接遞損轎夫七名，工食銀五十兩四錢，今議裁夫二名，該裁銀一十四兩四錢。以上共議裁七十兩四錢。……」（本所原檔）

不能一呼而集，勢不能不責里長；此膳夫之設，亦一時權宜不得已之計也。」裁扣里甲走遞夫馬銀兩，在順治年間由於軍餉急迫，或不免操之過急。但如時際承平，地方無事，則此項銀兩確實大有可裁。清刋本的山東省各縣志書中，對於刪減後的里甲夫馬銀兩數目開列頗詳，可供我們用來與明刋本志書所記載的數字互作比較，藉以瞭解此項銀兩是否確有浮濫之處。列表如下：

縣名	明代額設里甲走遞夫馬數			清代額設里甲走遞夫馬數			清代額設銀兩較明代額設銀兩節減比率	所根據之清代志書名稱
	走遞夫	走遞馬騾	合計銀數	走遞夫	走遞馬騾	合計銀數		
聊城縣	184名	55匹頭	4,418.235兩	67名	24匹頭	1,293.30兩	70.95%	嘉慶東昌府志卷六
堂邑縣	100名	40匹頭	2,477.2483兩	11名	4匹頭	211.60兩	91.5%	〃
博平縣	32名	16匹頭	1,319.351兩	8名	4匹頭	177.76兩	86.53%	〃
茌平縣	200名	60匹頭	4,695.725兩	106名	26匹頭	2,649.30兩	45.5%	〃
清平縣	30名	8匹頭	1,053.798兩	5名	4匹頭	140.40兩	86.67%	〃
莘縣	54名	26匹頭	1,656.053兩	5名	4匹頭	162.00兩	90.22%	〃
冠縣	85名	40匹頭	3,031.695兩	19名	4匹頭	341.87兩	88.73%	〃
臨清州	180名	64匹頭	4,514.915兩	40名	13匹頭	827.2385兩	81.65%	乾隆臨清州志卷二
丘縣	32名	15匹頭	1,316.958兩	8名	4匹頭	170.00兩	87.1%	〃
館陶縣	57名	18匹頭	1,778.275兩	12名	4匹頭	242.60兩	86.36%	嘉慶東昌府志卷六
高唐州	300名	60匹頭	6,114.068兩	160名	16匹頭	2,390.00兩	60.9%	〃
恩縣	300名	60匹頭	5,595.715兩	160名	16匹頭	2,390.455兩	57.28%	宣統恩縣志
夏津縣	84名	32匹頭	2,309.545兩	7名	4匹頭	189.90兩	91.78%	乾隆臨清州志卷二
武城縣	75名	50匹頭	2,537.365兩	12名	10匹頭	423.50兩	83.31%	〃
濮州	54名	23匹頭	1,956.835兩	4.5名	4匹頭	155.8795兩	92.04%	光緒濮州志卷二
觀城縣	29名	10匹頭	988.605兩	4.5名	4匹頭	139.2329兩	84.92%	道光觀城縣志卷五
朝城縣	43名	20匹頭	1,679.815兩	14名	7匹頭	379.25兩	77.42%	民國重刋康熙朝城縣志
掖縣	71名	72匹頭	1,910.47兩	32名	27匹頭	1,092.862兩	49.28%	乾隆萊州府志卷三
平度州	61名	22匹頭	1,072.13兩	15名	9匹頭	422.533兩	60.59%	〃
昌邑縣	90名	30匹頭	1,697.20兩	20名	17匹頭	678.492兩	60.01%	〃
濰縣	90名	38匹頭	1,764.00兩	20名	17匹頭	678.492兩	61.51%	〃
膠州	55名	20匹頭	1,024.00兩	8名	9匹頭	304.165兩	70.3%	〃
高密縣	48名	12匹頭	787.00兩	6.5名	6匹頭	191.71兩	75.39%	〃
即墨縣			827.00兩	6.5名	6匹頭	181.155兩	78.1%	〃
汶上縣	300名	60匹頭	4,722.00兩	185名	38匹頭	3,504.366兩	25.79%	康熙汶上縣志

上表所列山東省聊城等25州縣明清二代額設里甲夫馬銀兩統計表，清代的額設數目均

比明代爲少。其節減的比率，最低爲25.79％（汶上縣），最高爲92.04％（濮州），平均爲73.75％。前文已曾說過，明代各地州縣平均額設里甲走遞夫馬數目約爲銀1,500兩；即使僅以1,000兩估計，全國的總數當不下100萬兩之譜。如亦以清代的節減比率實行裁節，所得銀數當不下六七十萬兩。崇禎初年，僅遼東及北方邊塞爲征戰之地，陝西雖有流寇初起，但其禍害僅限於一隅，此外各地均爲寧靜地區。在寧靜無事的地區酌裁事屬浮濫的里甲夫馬銀兩，既無礙於大局，亦不致重累小民，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然而明朝的士大夫們在當時未見有發爲此言者，我們眞不能知道他們的用心何在！

第四節　得失比較

明末清初兩個朝代中所實施的裁節驛費案，爲我們提供了一個研究比較的機會，可以藉此檢討二者之間的得失成敗。

清順治初年，各地驛站的額設經費與明制略同。而額徵既苦不足，物價與工資又都較崇禎時高出甚多，所處的情勢遠較崇禎初年時困難。但因清政府對于驛站所處的困難情形能隨處留心改善，卒能賴缺額甚多的經費維持驛遞業務的推行，不能不使人承認，他們的努力確有可觀。

清朝政府能以他們本身的努力來克服他們所面臨的困難，明朝政府何以不能？這只能使人相信，明朝政府的工作能力太差，以及明朝末年的政治風氣太壞，自官吏以至士紳，大多缺乏公忠體國的精神，以致一切改革措施都因阻力太大而無人敢於嘗試。這些，在對比了兩個朝代的裁節驛費史事以後可以深深的體認得到。

總括起來說，明崇禎三年裁節驛費案的根本錯誤，在於不能節省差使而但知裁節夫馬工食。因爲不嚴覈冒濫需索，則驛遞差使終不可省；驛遞差使不可省則額設夫馬終不可減，在這種情況下硬性裁扣額設夫馬的工食銀兩，無異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必然會替國家社會帶來極大的禍害。當然，杜絕冒濫需索與裁省驛遞差使，必需要有絕大的勇氣來摒除輿論的譭謗與人情的干擾，這方面的阻力太大，兵部與兵科的主事者都不敢一力肩當，於是大家只好避難趨易，以最拙劣的辦法——裁扣夫馬工食——來實行裁節。這種不正確的觀念與錯誤的方法，自始就註定了崇禎三年的裁節驛

費案必將失敗。而時當軍興，征斂繁重，生產不足，物價正有日見上漲之勢。裁扣夫馬工食，必將直接影響驛站從業人員的生活。加以不合理的站銀協濟制度又拖欠了工料費用的及時給發，裁扣站銀之報解又刻不容緩，於是造成了驛遞的重重困難。試將這些困難因素逐一加以分析，便可知道，其中有很多本可藉人爲的方法加以補救。然而明朝政府不曾如此做，這就證明了明朝政府的工作能力實在太差。

明朝政府的錯誤覆轍，使清朝政府提高了警惕。因此，清朝政府之能够改正錯誤，祇能說他們懂得體認歷史的教訓。但是，明朝政府在崇禎三年頒行裁扣夫馬工食的命令以後，眼見窒礙橫生，錯謬百出，而曾不知卽籌補救之策，以收桑榆之效，實在也太使人感到失望了。

附　記

本文撰成後承　黃彰健先生賜予審閱，並指示改正，獲益甚深。謹誌數言，以表謝忱。

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　作者記于臺灣南港